

1139  
8

藝文志

麗江府志卷之八上

一第...  
四...  
字...  
九...  
亦...  
五



麗江縣志卷之八

藝文志上

文以載道體國之大猷不朽之盛業胥於是乎  
在麗地處僻壤啟疆較遲巨製佳篇不多表見  
自

清初改流以來學士文人相觀而善即傳記碑  
銘歌行詩賦各體稍備謹擇其有關於學校民  
生者編為一篇志藝文

教

丁祭教

竊惟

至聖先師萬世之師表也冠帶集團橋天子有臨雍  
之典春秋屈仲月上丁修釋菜之儀內則命夫  
胄子三公外則寄於有司庠牧典綦嚴也誰敢  
懈焉本部院前蒞南藩職司秉壘恭逢丁祭親  
齋沐而宿黌宮先令儒官較簿書而正祭器乃  
知牲或已經宰殺既失告全致潔之心物豈盡  
屬肥鮮更乖博碩蕃滋之義且或常供不充夫



額數任先後以挪移珍品不給於巨籩致滋鹽  
之雙疊兼聞各學亦有同風罔知共竭精誠但  
解奉行故事甚或尊纍未備疇詳犧象之形琴  
瑟雖陳莫辨敵荒之狀觀者如牆如堵任彼咆  
哮祭者似醉似癡頽如聾瞽一尊纔薦滿庭之  
燎火無輝三獻未終兩廡之燈光已滅於是甑  
釧與簠簋悉憑顛倒几筵鹿兔共榛菱似遇摩  
空鷓雀分甘奪麕半由承祭之家人拍地喧天  
違向糾儀之齋長駁奔髦士霎時怒髮衝冠與  
隸膳夫一片雄心染指凡此之類罪豈勝誅皆  
由約束之不嚴亦以躬行之未善不思主爵則  
身膺一命幸得窺聖人門牆分獻則職任半瓊  
原以司泮宮俎豆平時未知化導已蒙尸位之  
譏臨事不克恪恭難免曠官之咎於是飭郡守  
州牧縣令等職兼以誡教授學正諭導諸員各  
矢乃心以襄大典預期三日牲牲皆供乎餼牽  
先事一朝品物盡陳於類璧齋戒沐浴來觀習  
樂試歌舞於明倫堂前科量潔清退服寢衣歛



精神於尊經閣畔庶幾必誠必信斯夙夜之惟  
寅無怠無愆知神人之咸格是並申之條約用  
以頒諸學宮

一既奉

肇聖五王不惟簠簋豆籩照數增設即牲牲亦應  
各增其四有儀共牲者其說不可從考之典禮  
惟配享有可以共牲者專主無共牲之禮書云  
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其明徵也自三代至  
漢唐皆不聞有共牲之說惟後漢有赤帝青帝

共一犢白帝黑帝共一犢議者非之

闡元時

五品以上室異牲六品以上共牲豈有王爵而  
可共牲者乎其各照數增一為五可也

一祭牲祭品皆有定額一豆一籩罔可缺遺况牲  
取親割以告虔也取其血毛以告全也可既宰、  
而入學門乎豕曰剛鬣註謂其豕肥則鬣剛羊  
曰柔毛註謂其羊肥則毛細而柔弱此博碩肥  
脂之所由稱也可以瘦瘠不堪之羊豕而飲之  
灌之以充牲牲乎既宰且不可瘦瘠且不可况



可缺其額而肥吏胥之橐囊乎月令曰犧牲勿用牝又曰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膳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註曰上帝且歆享之况羣神乎嗣後各官俱須先三日親至學視牲恰如法然後稽其數使人牧之以待先一夕親割吏雖姦其何所施乎

一丁祭先數日集樂舞生演習精熟先一日與祭官親同往觀不得草率從事

一丁祭先一夕凡與祭官齋集學宮齋宿不得有一員私宿本署

一丁祭之日庭燎燈燭務須光明如晝以俟祭畢後已除神前燈燭之外即官員不得自行張燈一丁祭之日樞星門內不得容一閑雜人所有事宜止許學書幹辦及小心謹慎門斗二人或四人照管燈燭其官員僕從人等一概於門外伺候萬無使僕從人持燈挾塾相隨上殿及上兩廡之禮君師一體幸勿自取罪戾以貽失禮之



愆也

一丁祭之日既不容一閒雜人自無有搶奪祭燭及祭品之人倘或仍有潛匿門內乘空搶奪者以盜賊論即時擒獲解司以憑盡法重究

一學宮之地聖賢靈所依不惟丁祭宜修治當肅清即平時宜灑掃潔淨近每見黌宮以內栽瓜種菜學圃成澆溉之場曝被晒衣諸生絕往來之路甚至丹楹刻桷徒供蝙蝠棲遷鳥革翬飛盡是醜齷巢穴蛛塵百斛廟貌埋埃垢之中

繩糞千箕腥穢闡宮庭之外皆已安之若素久且習為固然甚至先賢先儒兩廡之神牌倒置鄉賢名宦兩祠之神位傾頽非其子孫有誰咨問加之朽蠹若罔聞知凡爾學官所司何職即諸門斗多亦奚為嗣後教官不時巡察務令門斗分班輪流值日掃除學宮之內不得容一毫塵垢庶亦無忝厥司也慎哉勿忽

奏疏

麗江府改設流官疏

雲貴總督高其倬



題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據雲南布政使  
毛文銓按察使金啟復會詳奉總督雲貴高部  
院牌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准

兵部咨前事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會議奏前事  
內聞該臣等會議得署理雲貴總督事務高其  
倬奏稱前承襲麗江土知府木興病故以姪木  
崇為嗣未及請襲又復病故今以木崇之叔木  
鍾請襲但麗江地方外控中甸內鄰鶴劍藏地

往還之兵資其牲口糧食實為要路木興在日  
領進藏繞道殺死已經歸順之番目題參其淇  
生釁之處俟兵回日再審經議政議奏在案居  
官貪虐派累土人至今控告不已木鍾在地方  
亦不能管轄木興前罪未懲木鍾又不能勝任  
不但法憲未允且恐貽誤地方麗江府原設有  
土知府一員流官通判一員今照雲南姚安等  
府之例將知府改為流官將通判改為土官一  
轉移間實有裨益倘蒙



俞允此知府員缺懇

聖主特簡清廉有才者賞放一員等語應如高其倬  
所請將知府改為流官通判改為土官此補放  
知府該部將應陞人員內揀選清廉有才者引  
見具奏再知府衙署人役有通判舊設者可以增改  
置設防守地方有現在分防阿喜弁兵可以就  
近移調另行繕疏請

旨等語應俟該署督具奏到日再議為此謹奏請  
旨等因於雍正元年三月初五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為此合咨前去欽遵查照施行等因到

臣該臣看得麗江府地方內蔽鶴劍外控中甸  
為藏地官兵往還要區今奉

旨改設流官臣會同撫臣楊名時揀選清廉有才熟  
諳夷情之員另疏具

題外所有應行改設事宜據雲南布政使毛文銓  
按察使金啟復會詳稱知府例有經歷一員司  
獄一員今既改流應請添設查澈江府事務不  
繁既設有知府通判又設有經歷司獄似屬冗



員請將澂江府經歷裁去改設麗江府經歷一員兼管司獄事務其澂江府經歷事務亦即歸併澂江府司獄兼管一轉移間無庸添設而兩府俱有驅策之員矣其原頒麗江府知府印一顆即令新設麗江府經歷掌管其通判俟查明木氏應襲之人另請

題襲原頒澂江府經歷印一顆送部鎖燬再查麗江府地方距鶴慶府僅七十里鶴慶既有總兵官統領一鎮官兵駐劄而石鼓汛又有遊擊一

員阿喜汛又有守備一員駐劄環列碁布麗江府無庸多設弁兵紛更營汛查麗江府舊設把總一員兵一百名請再於阿喜抽調兵五十名鶴麗鎮抽調千把總各一員兵丁五十名共足二百其千總把各員聽該府管轄差遣防守倉庫彈壓地方仿聽鶴麗鎮統轄庶無更張之煩於營伍地方均有裨益其衙役應照簡府之例將通判原設典吏六名改歸外再添十名共設典吏十六名門子二名皂隸十二名步快十二



名轎織扇夫七名禁卒六名庫子四名斗級四名經歷係澂江府改設之員吏役俱照舊例查麗江府戶口田地原係土官管理今改設流官仍請照舊額原徵夏稅秋糧正耗麥米並條編地畝及存留起解銀兩俱一併改歸流官通判既經裁去官役俸工不議外新設麗江府知府一員每年該俸銀一百五兩各役四十七名歲支工食銀二百八十二兩應於該府解司項下照例支給其改設經歷官役俸工照舊支給毋

庸另議麗江府素無城池既設倉庫監獄宜建築圍牆以資防範應俟新守到日將該府與經歷千把總衙署兵丁營房一併估計公捐蓋造仍嚴禁不許苛派累民至於管轄四至疆界令其俱照舊制管轄詳請前來臣覆查無異臣謹會同雲南撫臣揚名時提臣張國樑合疏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遼左發難捐資助餉疏

木增



奏為建奴犯順致屢措餉集兵謹輸一滴之微  
以充邊用事臣介在極微一切罕聞七月之杪  
始得邸報乃知建奴肆螳螂之輩犯我遼陽臨  
城損師復又構虜作孽臣不覺髮豎皆裂扼腕  
呼天即欲親率部曲裹糧東赴執訊問醜食肉  
寢皮以彰

國威以快臣心第臣所守疆場為兩面受敵之區西  
番北虜出沒無時若非仰仗  
朝廷威靈編氓用命繁師費餉不減九邊臣返復思

維恐致顧彼失此返貽

宵旰指疆之憂是以撫膺自嘆顧影有愧竊念臣世  
受

國恩

昊天罔極自襲任以來值滇南多事之秋及  
乾清大工播州等役番達內犯諸夷跳梁臣俱勉效  
尺寸捐解擒斬有案茲聞邊警既不能效命軍  
前又不能少輸糧糗是坐視安危大非臣子之  
義且夫蜂蟻識君犬馬懷主臣亦人類顧不



如蠕動乎先是臣母太恭人羅氏臨終囑臣將  
母所遺糶奩衣飾并多年積聚約陸千餘兩再  
湊三千捌佰陸拾捌兩共得壹萬兩解充遼餉  
自備脚費不敢勞煩驛堡具繇通詳本布按二  
司守巡金滄瀾滄兵備三道諸臣批允轉詳巡  
按潘御史批奴氛犯順捐資助餉木增忠順可  
嘉布政司移道行令齎解驗明給批護送繳隨  
蒙本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李燾本兵備副使  
臣熊鳴岐劄案行臣遵照起解臣固知塵露不  
足以補山海螢燭詎能以增日月伏望

高天普覆巨海廣容俯念遠臣一芥微忠攜誠報本

誠請乞

勅下該部將臣所解銀兩收充遼餉則四方慕義急公  
者可嚮風競進矣臣愚再照建奴公膺草寇妄  
肆猖獗自速誅夷計在廷在事諸臣師師濟濟  
忠勇謀猷超邁前古不日殲滅此奴獻俘

闕下伏願

皇上少寬



聖慮頤養天和永高萬萬年  
景福天下幸甚愚<sub>臣</sub>幸甚奉  
聖旨該部知道

序

明

雪山詩選序

修撰 楊慎 新都

雪山詩選者麗江世守雪山木侯恕卿之詩也  
雪山於詩自少性能而嗜之篤故篇什與為多  
焉永昌司徒南園張公序其雪山始音稱其詩

有似杜者射的行歸已不迷其始發南園公嗣  
人外史禺山愈光藩伯賈所愈符兄弟皆與雪  
山為文字交序其隱園春興及庚子稿禺山則  
稱其朗潤清越間發奇句賈所兼稱其畢圭鷄  
藿有心隱之逸焉侍御中溪李君仁夫復稱其  
得詩人句法樂府音節秋官洱皋賈君體仁序  
其玉湖遊諸什謂得山水於形狀之外地以文  
顯景因人勝當與郎官湖仙藻竝傳藝圃子亦  
因中皋梁子霄正緘其萬松吟卷洎仙樓瓊華



序之已傳攻梓矣夫雪山世守邊園獨稽古嗜  
學於輕裘緩帶之餘刻燭擊鉢於燕寢清香之  
暇非其特出之姿尚友之質何以繼緣情綺靡於  
於古昔而獲美譽擊輓於士林我中舉子又屬  
予合前數集彙選其尤將鏤之玉湖精舍以傳  
予感雪山之神交於千里梵音於空谷乃因南  
園諸公之批評選十一於千百於雪山始音得  
二十四首隱園春興選十四首庚子稿得二十  
二首萬松吟卷得二十首玉湖遊稿得十一首

仙樓瓊華得二十三首總之於一百十有四首  
是足以傳矣豈在多乎昔人云曹子建詩名冠  
古惟吟清夜之篇謝玄暉文集盈編祇誦澄江  
之句若南梁王籍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北  
<sup>齊</sup>蕭懿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以一聯傳王灣  
海日生殘夜崔信明楓落吳江冷以一句傳彼  
惠子之五車盧殷之萬首今靡子遺豈非多之  
為累乎詩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予豈遽自謂  
知言哉以雪山之知己也故因中舉子以復并



書為雪山詩選序云

仙樓瓊華集序

楊慎

世守雪山使君丙午歲詩什題以迎仙樓稿本  
其地名也月鳩張翁易題為瓊華篇賞其音英  
也乃因中皋梁子問於博南山人曰二名其奚  
從予乃合而題之為仙樓瓊華復為序引之曰  
仙之說安始生哉三百篇無初也楚國屈原始  
著遠遊厥旨要渺雖廣成之言不是過至吾鄉  
司馬長卿嗣之作大人賦有飄飄凌雲欲仙之

意下逮郭景純之遊仙陳子昂之感遇其言冷  
霞倒景非世之物矣千載而遙時一誦之真若  
訪樊桐閣圍而友偃佺安期也郵鶯駟鳳馭風  
騎氣令昌容佐酒而聽子晉吹簫差也彼亦直  
寄焉以舒其鬱而已若雪山今日奕世金紫為  
國干城建昭毅之勳展式過之畧非有湘纍之  
放逐文園之倦遊鼉仙之隱憂金華之抑塞也  
亦直寄焉以昌其詩而已欣太清而樂瓊靄抗  
塵容而走俗狀是裨謔之謀野而獲薛稷之臨



滄而釣也其為清淨寡一宣條理政之助不亦  
多乎班孟堅有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真而  
游於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  
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是為務則怪迂之  
文邪益以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昭我其見之  
旨哉其言之其誰知之使君知之予所為不辭  
為之序之

木侯本安襲職序

進士請  
臨西丞教毓元新喻

事有必然者有所當然者二者跡雖歧而殊揆

厥所由實相表裏貫始終桴鼓而影響者也詭  
說焉然其所以必然而不然其所當然則是瞭其  
然而眊其所以然然果然乎哉走嘗暇閱皇明  
一統志見今土姓表纓世閭家方輿中滇為最  
滇之中木為最木先姓阿遯唐迄今代采犁牛  
大兵南下有諱甲者以首先歸歛塞功候五馬  
賜今木姓歷初歷土克紹前武麓寇匪茹至諱  
森者以從征靖遠功階三品擢太中大夫資治  
少尹歷巖歷泰愈輝前暖泰即今侯名本安其



字也厥考先大夫嶽夙嚴家訓侯克遵之用是  
勤文積學樂賢嗜善雖鞠荒服凡百措為一文  
諸禮樂識者多其不荒於荒而克華厥荒美彰  
盛德環滇六詔幾許其埒茲以賢以長以輿論  
獲拜皇命榮鑽考秩僚屬僉謂序慶宜走以請  
居治下當屬筆竊惟人有恒言本之固者未必  
茂源之深者流必長侯之任之爵出自世蔭拜  
自國典是所必然者於戲果若恒言是然其所  
然者言非危也天順中變生肘腋既已正明成

化乙巳侯在哀疾內難復興幸而侯能鎮以靜  
適邦<sup>藩</sup>二三重臣又以事蒞鶴川侯遂獲承命芑  
葉悉剪時則事便而將不利於侯者環侍於左  
右脫非天相必然者可必然乎丙午番人匪茹  
據奪寶川屬寨可宗吾牙等所率而侯奮武桓  
桓訊執醜獲擾攘遂靖時則脫有弗虞必然者  
可必然乎走以是知侯之命懸於天位係於人  
侯惟務盡我之所當然者不必其彼之所必然  
者彼必然者則不無其或然者以介於其間然



當然者則自有必當者以植於其內侯其知所  
先務乎走其有所試矣恒情在士服孰不急冠  
帶以自耀侯則雖朝命至省衆請之則曰省命  
猶未至也觀斯言忠孰如侯者恒情甫冠帶於  
筵宴間孰不盡歡以自樂侯則強置花而不簪  
衆請之則曰嚴服猶未禫也觀斯言孝孰如侯  
者他如陞堂以稟慈命降階以待賓從莫不有  
禮文在焉一冠帶之頃走無間然侯之素盡當  
然者可於斯覘雖然侯未可自足也舜何人也

而夔夔禹何人也而孜孜旦何人也而思兼繼  
日此乃表裏之符驗希聖希賢之關鍵侯可已  
乎尚冀自茲以往益勵厥志益懋厥施推其所  
以忠君者以為匪君者之忠廣所以愛親者以  
為匪親之愛不同寅其同寅而同氣其同寅不  
合屬其合屬而家屬其合屬不元元其元元而  
呱而呱元元夫然則土流輸忱番棘向化近而  
鄰郡聞諸必曰木侯賢若是吾其有式矣遠而  
上省聞諸必曰木守賢若是吾其有托矣又上



而大京開諸則必曰麗守賢若是我其翰矣有  
驗至於斯斯為克盡其當然而彼大有可必然  
者又咸自此中來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必然者也又曰視履考祥當然者也侯素耽於  
易走故推廣易道以為侯聽瑩

麗江府志畧 原序

巡察迤西道

朱鳳英

從來體國經野必先立其規模使法度紀綱森  
然皆具而後踵事加詳因端竟委制作乃底於  
明脩書曰若作室家既勤垣墉唯其塗墍堅茨若

作梓材既勤樸斲唯其塗丹濩豈非以善作善  
成相須孔亟然而經營創造之初意量固已宏  
遠矣麗江古越嶺地為西藏出入咽喉歷朝背  
附不常大都羈縻勿絕自我

朝定鼎土府奉職唯謹學

世宗憲皇帝踐祚之元年仁漸義摩淪肌浹骨士民響

化輸誠懇請歸流內附編氓以親

德化督臣奏准始改設麗江軍民府以轄府事一切  
制度煥然維新誠聲教遠被亘古未有之盛治



也前此歷有循吏至乾隆元年管守始蒞厥任  
八年以親老終養辭去計麗江歸流距今二十  
載矣余方巡歷其地見其城池官廨府庫倉儲  
學宮壇廟釐然皆備以至橋梁閘扼道路溝洫  
及義學社倉無不興舉條理井然因嘆二十年  
來休養生息教誨保聚之道委曲綢繆固已如  
是哉是可述而誌也逮管守將行手彙是編呈  
請  
督院蒙賜序以冠其首及刊刻既成復屬余紀

其顛末余謂志者誌也在心為志前人所留之  
典章法物即後人之規矩準繩也易曰君子以  
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管守經理數年其去也  
猶拳拳以是書為誠以一郡之章程既立則則  
百度之體統綱維整齊畫一後來以政原心自  
無缺失即因心生政藉有基管守之志其殷念  
遐荒赤子由是遂生復性更莫後諸君子宣揚  
聖澤涵濡薰陶以共體教思容保之意也夫是為序

麗江府志原序

巡撫 張允隨



麗江太守管君輯其本府誌畧繕寫成帙親自  
賫呈而請序於余余按全滇為梁州邊徼古西  
南蠻地也而麗江尤界極西外與吐蕃接境號  
笮都國元時始改麗江其曰麗江者則以金沙  
江得名金沙江即古所謂若水一名麗水者是  
也麗郡橫亘千餘里鐵門橋石隔絕外蕃最稱  
險要蘭滄怒江出其西而金沙大江則周遭環  
繞殆天地設險以限夷夏者邪漢屬越雋益州  
二郡唐宋以來久為越析麼些諸蠻所據自元

迄明雖添設州縣仍以土知府領之

國朝猶仍其舊至雍正元年督撫據夷民阿知立等  
呈請於

朝改土為流民始安堵方流府之未設也土知府  
類多朕民以逞而貪暴淫恣施之夷民者倍甚  
凡玉帛金珠子狗馬之好者誅求殆無寧日  
稍不遂則刑戮加之民不聊生久矣宜其籲哀  
上請願歸

聖化也是時予任楚雄郡守故於更易建置之由得



悉其大畧嗣筦糧儲歷藩臬游陟制撫皆在滇南深知麗江實為滇省藩籬而蒞茲土者之不易也麗府例須題補予於屬員內選得管君到任後來謁見細詢其人民風俗乃知二十年來休養生息涵濡已久

今天子登極加惠元元公件等項皆從裁減以故城郭有脩耕牧有資農歌於野士習於庠駸駸乎變椎魯而進於文明歎

聖朝之德化真無遠弗屆也可謂盛矣因復念麗江

僻處極邊歷代以來亦止羈縻勿絕且向隸之土司狂獠草昧之風未改即從前廢典軼事亦罕有講明而傳述之者他更無論矣今幸得用夏變夷既富方穀一切制度文為沿革損益以及山川景物之形勝津梁道里之往來其可無蒐羅薈萃勒成一書以信今而傳後乎而管守果能力任其事閱年餘赴省誌已哀然成集予取而覽之則別類分條採輯畧已備具偶有考据未甚晰者訂正一二藝文內詳於今而稍畧



於古如金沙江考之類為補入之餘則絕無可  
議矣予既喜管守之能成予志而尤以見

天家德洋恩溥物靡不得其所乃至聲教四訖雖遐

陬荒壤莫不翕然從欲至於斯極則即麗江而  
推之全滇即全滇而推之薄海內外其民安物  
阜俗易風移之景象已於一府誌中可識其槩

也遂樂為書之如此

麗江府志畧原序

中國水最大者莫如黃河大江黑水與瀾滄金

沙二嘗考其發源之地河出星宿海而江即出

於河之西自蜀黃勝關東南流至叙州會金沙

金沙江自乳牛山入喀木地又東南流經滇之

中甸入塔城關亦曰麗江麗江府之名所由昉

也喀木有藥褚敖毋褚兩河合流於又木多廟

之南入滇為瀾滄江瀾滄之西為潞江即禹貢所謂

黑水黑水有三而諸家之說紛然襍出按地圖

則水經注謂出張掖雞山為合甘州府余曾奉

使至其地此雍州之黑水固與梁州絕不相涉



者惟漢書地理志謂出犍為郡南廣縣沓關山  
北至犍道入江為今叙州府屬梁州地唐樊綽  
亦以麗江為黑水云羅夢城北有三危山為今  
麗江府北境其水從山南行上流出吐蕃界以  
証導黑水至於三危入南海而薛季宣以瀘水  
為黑水為今打冲河引酈道元說黑水亦曰瀘  
水即若水出姚州徼外吐蕃界中以麗江之說  
為非不知打冲河至大姚縣即合金沙會流入  
岷江薛氏之說原與漢志合此禹貢所謂梁州  
之黑水也宋程大昌以瀾滄為黑水明李元陽  
黑水辨亦曰隴蜀無入南海之水惟滇之瀾滄  
足以當之又元史載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並  
黑水以至其國而吳任臣山海經注亦以瀾滄  
為古黑水此與禹貢所謂導黑水至於三危固  
為得之然皆以意揣度未能確指瀘水與麗江為  
源異而流同麗江與瀾滄源近而流別分合言  
之梁州之黑水有兩支而與導川之黑水實出  
一地且西南水多色黑悉蒙黑名故如金沙與



打冲河俱得稱黑水第自古以來僻在蕃界隔  
蔽阻與未通中國即魏之法顯唐玄奘元世祖  
之南征邱處機之西遊等皆遶出崑崙山外歷  
西域諸國至於滇南總不及身經其地但從入  
中國之支流以古今分域配之約指為某水某  
水耳今海內一統西南徼外咸隸版圖迺遣使  
臣究源討委備繪形勢脈別支分瞭若指掌然  
後知黑水與瀾滄金沙悉經麗江府境流入中  
國無疑也府乍改土歸流未有府志萬君舒仲  
以名進士秉鐸十餘年熟悉其山川風土手編  
志草郡侯未亭先生學古入官不鄙夷其民人  
本經術為政治親參訂為十畧以信今傳後甫  
脫藁舒仲膺卓薦入

覲侯擢用郡侯因公事赴會城攜志畧示余余見明  
世志書成惟官其地者其文優其於是書也有  
功乃序之今熙仲既自為跋所稱官其地優於  
文而有功是書者當推郡侯自為序余特考夫  
諸水之源流繫麗江府者還以相質而已矣



麗江府志原序

劉吳龍

邊陲荒陋之地忽化而文明其所以被化者非  
臣子之力所能致而其布化也則必由方面守  
土之名臣悉心經理教訓正俗而後百世千世  
之雅化蔚然開先焉我

家國積慶重熙聲教四訖魁結編髮之族素狃土  
俗者亦無不喁喁向風籲請改土歸流若滇之  
麗江郡固其一也麗江接壤蕃夸故屬土官自  
雍正元年土人控訴乃與內地一體置守

今上御極之元年安成管君武門奉

命守是邦其所以治之者既皆得職因念紀實興文  
不可無郡志爰偕教授萬子咸燕創厥誌稿辛  
酉冬日郵寄而質諸余且序請焉予聞管君之  
治麗也綏導民夷揚

上恩德調劑胥宜汰擾累經食用務葆邊民之元氣  
至於興學造士於禮俗之閭倫常者尤三致意  
汲汲焉以用夏變夷為己任嘗曰愚夷不識諱  
書竭力振興欲與化蜀之文翁變漸之昌黎較



什一於千百而邈不可得每一自省惶愧無地  
蓋太守之本質學者之用心固如是矣今覽志  
稿於文獻無徵之地辭尚體要井井有條良由  
素業者深而其實心實政皆可覆而視也漢書  
稱董子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  
吏事若管君之原本經術雅意移風雪山麗水  
之秀自古盤鬱而未發者動而日出雖獐獮狝  
殊言語不通之眾漸且聞風躍慕百世千世之  
雅化由茲而開則夫巴蜀之比齊魯潮之山水  
以諱名他日庸多讓乎哉抑余聞管君政勤事  
集見義必為為無不成一旦

聖天子嘉予循良超擢大用吾知管君治麗之政其  
卓有成規一一可為後人法者當皆視此郡志  
也已是为序

麗江府志原序

張坦熊

麗據全滇上游西北荒徼距省一千一百餘里  
古筰國地也漢晉唐宋以來名號屢更洎乎元  
明雖列州縣仍隸土酋我



朝德盛化神重熙累洽恩威遠播上下同流凡凍磧  
炎峯織皮卉服罔弗梯航鱗集來享來王而含  
生負性之倫薰陶有漸格被無垠又何一不鼓  
舞於日出之表萬國冠裳版章遼廓大哉王會  
之隆亘古莫匹矣雍正元年改設流官裁所屬  
州縣併麗江一郡兼轄伍符因地制宜規模肇  
舉迄今二十一年之間文物聲明駸駸日啟蓋真  
養至教移風易俗俾邊鄙蠻愚率皆安居樂業  
相與型仁而講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管君  
武門江右名進士也越乾隆之元年來守是邦  
不數年政通人和綱紀井然且整以脩公餘餘  
訪諸故老博採遺編彙而誌之若圖像若建置  
若山川若用財以及官師學校人物兵防禮俗  
藝文等類悉能參互訂考撮其大畧列為上下  
二卷書成乞序於余余因嘉管君之守麗也此  
亦可覘其殫心於麗之土地民人者閱有年矣  
且以知管君用意深遠將於信今而傳後用以  
仰承



聖天子維新之雅化而上脩職方氏之咨詢也是宜

付之棗梨爰并數語篇首云

纂修麗江府志畧原序

知府管學宣

麗自元迄今入中國版圖為滇西翼衛不復變  
更者歷五百餘年元設管民官總管府宣撫宣  
慰司明置軍民府我

朝因之重其地也重其地則宜重其民重其民則  
更宜重所以柔惠此民化導此民者傳曰民邦  
本本固邦甯孟氏曰民為貴邊庭一理麗之民

民顧不視地重歟元明世官法尚羈縻捍禦邊  
境而外民生憂戚未一及計或曰界居蒙蕃其  
地新附不得不然或曰彼夷爾夸其民故並夷  
蒞此民者然則民止供轉輸闢草萊甚且衝鋒  
陷陣為國家出死力固疆圉而柔惠無聞化導  
不及凜吊往事能無慨乎我

朝規地撫民恩威並逮東西南朔悉土悉臣睽彼  
蕃藏因靡有越鉄橋石門之區域在封內駸駸  
乎蒼洱金碧聞風響應蓋自創造迄



聖祖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淪肌浹髓者久矣雍正元年  
麗奪民阿知立等乞請改流夫詎其猝爾不安  
於夸維民歸仁如獸走曠素所感動然也自是  
守茲土者遠承

聖化近凜制撫明訓豁其派累徭輕而賦少移其風  
俗講讓而稱仁一切規制悉視內地大綱小紀  
罔攸數而麗之夷無老幼男婦無遠近生熟莫  
不懽忻鼓舞咸就正焉宣一介書愚於今  
上丙辰仲冬奉檄治麗自維才力弗逮前諸君遠甚

而迴念疇昔家居講習所學何事竊不自揣所  
汲汲皇皇數年於茲者莫求盡此知之所及力  
之所能勉其知所弗及力所難能非敢置也亦  
曰以俟後之君子將大庇吾民也云耳昔夏禮  
能言杞不足徵殷禮能言宋不足徵孔子傷之  
曰文獻不足故也然則居今日而念後日文献  
庸可泯歟萬君舒仲於初改流即來鐸麗歷十  
七年其所見聞較予實倍麗無猷以萬君為猷  
可也其平日筆錄則其文也爰於修學工餘索



編次焉十畧余謬以己意增減凡余身所經歷  
討論所及更與楊君濟孫君似茗往復斟酌期  
後之君子可徵足信以為合人情宜土俗之一  
券書成就正制府暨當名代公不謂謬也勉  
力梓焉雖然既志矣又曰畧者何孟氏嘗曰此  
其大畧也又曰軻也嘗聞其畧略之義遠矣哉  
凡治麗者念麗幅員千里僻在邊隅外控蕃藏  
內蔽西滇所與守同休戚共安危明禮教修文  
德以備干城而効腹心者實惟此民日顧復而  
樂育之將由其略以求其備是則麗與民之大  
幸歟

本朝 跋

跋遷學宮碑後

雍正四年

萬成燕

燕以雍正甲辰秋來鐸麗時廨舍頽圯棲息學  
宮中朝夕瞻望相其地址卑隘規模淺狹詢知  
別駕孔公創建時為土酋所撓事幾中寢遷就  
圖成勢使然也因與諸生決遷移志閱明年築



城繕治衆工告竣太守以督理釅政赴會城燕  
具白諸當蒙報可遂於九月十日興工荒原原  
赤手經費孔繁竭蹶以從懼弗終事丙午春幸  
落成參軍姜公司訓于公實共茲役土著弟子  
員二十七人心力則交瘁矣燕維建學而後設  
教司教或致廢學顧名思義職守攸關雖苜蓿  
清况拮据殊難勉為其難用以自勵遷移計  
拙創始心艱後之君子其視此為分內事乎  
麗江府志略原跋

萬咸燕

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上之司徒具陳於朝紀  
風尚也燕來鐸麗見其風淳古樸約心竊喜之  
課士暇摻討典故緣初改設簡策無徵而父老  
又不通漢語所說多齟齬重譯猶未解其意間  
從諸生家得一二事及奉檄勘壑繪圖周歷郡  
治耳目所接即筆識之顏曰雪山外史矻矻者  
十七年於茲矣乾隆丙辰秋安成管未亭先生  
由威楚司馬權守是邦下車勸農桑清稽田賦  
芟蕪稂莠減公什之重累於民者七百餘金汰



舊目之廢剝於民者二十餘輩積習頗除耕鑿  
夸熙熙民稱便繼以修學宮振書院設義學下  
詢且曰興革事宜有志編可稽乎燕曰無向者  
荒略弗考今惟筆錄草簡懼不文也呈公瀏覽  
笑而置之尋計鄉城遠近創建義學十有六束  
幣遣使敦延榆郡名宿楊君濟為雪山書院長  
貯經集豐膏火一規置皆記以籍每課日公必  
親臨手披口吟津津講說不倦如明道之令晉  
城震川之校試藝諸生擁擠案前朱墨揮之弗

去也未期年入

覲士民憲其他去引領以望戊午春

特旨簡授旋車之五日入書院課士見士氣文體丕  
然一變喜動顏色重以修學輯志二事命燕董  
其役學宮請期儲材越三時告竣經營督率之  
餘就曩日筆錄復加採集彙為上下二卷呈請  
裁定公曰草昧初開百事權輿弗略而略聊志  
土風始事耳燕曰然藁成奉檄催促赴都引  
見用綴數語於簡末見夫風化之樞握之自上龍旂



鳥章道被廣野污樽土鼓采鑿成用太守為政  
之能舉其大因以愧外史之不克修於其職也  
書

明

議開金沙江書

給事楊士雲 太和

按志金沙江古名麗水源出吐蕃界共龍川犁  
牛石下名犁水訛犁為麗東經巨津寶山二州  
三面環麗江府東經鶴慶受漾工江諸水又東  
經北勝受桑園龍潭程海諸水又東經姚安受

青蛉弄棟龍蛟諸水又東經楚雄定遠受龍川  
江諸水又東經武定北受元謀西溪滇池螳螂  
川羅次富民諸水又東經東川西入滴瀘部過  
烏龍山受尋甸牛欄江谷壁川齒化溪諸水又  
東經烏蒙南又東經鹽井建昌會川越雋諸衛  
合瀘水受懷遠宜遠越淇雙橋長河瀘湘大洞  
魚洞羅羅打冲東河熱池諸水又東經馬湖府  
受泥溪大小汶諸水又東至叙州府合大江此  
南中西北之險蒙氏僭稱北瀆者也按史漢武



帝遣馳義侯開越嶯郡尋遣郭昌等開益州郡  
諸葛武侯渡瀘南征斬雍闓擒孟獲遂平四郡  
定滇池皆先奪此險也始通西南諸夷歷晉遞  
隋通壅靡常至唐蒙氏世為邊患至苻龍極矣  
屢寇黎雅一破黔中四盜西川皆由據此險也  
遂基南詔亡唐之禍宋太祖鑒此以玉斧畫大  
渡河曰此外非吾有棄此險也遂成鄭趙楊段  
氏三百餘年之僭元世祖棄革囊及笈渡江進  
破大理擄段智異破此險也遂平西南之夷國

初梁王拒命我太祖高皇帝命將征討神機妙  
算悉出聖裁論潁川侯等曰関索嶺路本非正  
道正道又在西北蓋謂此也班固謂皆恃其險  
尔臣尔驕范曄謂馮深阻峭紆徐岐道宋祁謂  
喪牛於易患生無備誠確論也夫雲南四大水  
惟金沙江合江漢朝宗於海為南國紀天設地  
造本為天下用也歷代乃棄諸夷酋資其鴛鴦  
雖建立城戍斬斬自守時或陷沒豈知天下有  
宿度地有經水人有脈絡禹貢於每州未必曰



浮某水達某水入某水逾某水蓋紀貢道達帝都著天下大勢以水為經紀也孰謂滔滔大川可浮可違反舍而陸乃北至永寧東至鎮邊不亦勞乎禹貢薄四海各迪有功夫一勞永逸暫費永寧執事之議詳矣為國家憲深且遠矣所謂計費吝賞責效讒言斯固古今之恒態不可謂天下之事者也然英傑見同必有繹之者纘神禹疏鑿之績恢四海會同之風息東西兩路之肩拊滇雲百蠻之背昔為絕險奧區今為掌中腹裏皇明大一統無外之治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在於此凡有識者咸目望之庶幾見之惟執事者留意是幸

說

本朝

下車課士說

管學宣

往者守令下車率先觀風蓋仿古者太史歌詩採風之意有明三百年間尚制藝以故通經學古之士類無不留心八股以期進取採風者



每持此定高下辨優劣愚謂當察其盛衰而因時補救如徒襲其名而已名存而實亡風不可問也

聖天子神靈首出右文稽古天亶聰明

君師詣極猗歟休哉自輦轂以及遐荒成人小子蓋共識盡氣為寶矣滇省遠在天末文教所敷蒸蒸丕變真儒碩彥所在都有惟麗陽改設未久風氣仍靡雖尼山木鐸猝不能振聾醒聵守者職司教化念切轉移蒞任方新適當歲試進諸

童子考校至再五十餘人中概無一愜意者心隱憂之既念中養不中才養不才麗人苦無賢父兄耳又設學以來外籍充物土人之得與黌序者僅三十餘人餘皆大理鶴慶諸郡捷足者得之有志之士能不垂首喪氣哉因首嚴冒籍繼試官師諸生并童子來謁者俱鼓其志氣而芻之使奮區區之意亦謂上無作者下將奚應顧彼偃草誰其風之匪予之責而誰責也獨愧鈍拙心胸本無學問加以風塵奔走失其半簿



書擾攘又失其半二十年来幾不知經史為何物欲以昏昏使人昭昭予又將誰欺乎計惟即立雪山書院禮延名宿以操甲乙再於窮鄉僻壤廣設義舍俾有志向學者得漸次教育之麗山水清淑人士英敏將必有握珠抱玉崛起於雪山玉水之間者若濟川利舟楫守者學不逮或取諸人未晚也茲督學使將抵榆竝試及麗諸生諸<sup>生</sup>不甘菲薄者當急自磨礪以須守者愛而欲助之不囊復採風虛名孔子曰如有所譽

者其有所試為定期於月之某日面課爾諸生以文將謀所以勸懲而補救之者童子數十人接踵就院試至期亦操管而來別幾日矣刮目俟之但能不以鄙俚污筆端即上達機也守者與多士盍聞風興起焉

考

明

金沙江源流考

張機北

金沙江源出吐蕃共龍川犁牛石下謂之犁牛



河即古麗水其流經吐蕃鐵城橋東經麗江府  
巨津寶山二州又東經鶴慶府北勝州姚安府  
又自武定府北界經犁溪州蒙氏僭封為四瀆  
之一即此江也又自武定下流入濟慮部夷人  
鑿桐槽船以通往來行旅遂名金沙渡又西過  
四川東川府一名黑水一名納夷然皆金沙江  
別名又經四川行都司會川建昌德昌打衝等  
衛所又經烏蒙府又經馬湖府蠻夷長官司與  
馬湖江相合下流至叙州入岷江矣今自其支  
流者言之大理賓川大江北入金沙江鶴慶漾  
工江東南至龍珠山入石穴伏流復出金沙江  
三莊河與漾工江會流入金沙江北勝州桑園  
河經西南桑園村下流入金沙江龍潭泉有九  
眼下流入金沙江程湖南入金沙江姚安府蜻  
蜓河西經大姚縣東入金沙江龍蛟江一名苴  
泡江合姚州連場香水二河入金沙江安甯州  
螳螂川即滇池所洩下流滌洄州治上過昆陽  
州下經富民縣入金沙江楚雄府龍川江西合



諸水為我菜川又東合諸水經定遠縣黑鹽井  
下流入金沙江武定府西溪河經楚雄府至元  
謀縣西入金沙江又勒夷水普渡河俱入金沙  
江以上皆雲南之水朝宗於東海順流於中國  
者四川東川府牛瀾江源出尋甸府入金沙江  
壁谷川源出尋甸府白津河西入金沙江越嵩  
衛大渡河源出吐蕃下流合馬湖江四川行都  
司甯遠河西南合瀘水入金沙江懷遠河南合  
瀘水入金沙江鹽井衛越溪河東合打冲河入  
金沙江雙橋河流經打冲河入金沙江會川衛  
瀘沽河河出小相公嶺入金沙江打冲河千戶  
所打冲河名黑惠江又名納夷江源出吐蕃  
下流入金沙江橋千戶所東河源出小相公  
嶺會瀘沽河入金沙江四川行都司南瀘水源  
出吐蕃南入金沙江元史云水源廣而多瘴鮮  
有行者春夏常熱可燂雞豚諸葛武侯五月渡  
瀘即此水也元李景山曰益州記水經俱以瀘  
水在永昌不韋縣寰宇紀以為在嵩州會川縣



京因出使越嶲考瀘水源蓋建昌瀘川驛有五  
獲城又有瀘古州孔名渡瀘縣嶲州入益州此  
名渡瀘為有驗今水出吐蕃過建昌會川合金  
沙江夾岸多高崖叢葦故下渡如經甌釜炎蒸  
雍鬱多感瘴癘至今猶然或以金沙水即瀘水  
誤矣

賦

金沙江賦

張啟賢

天竺之池大如許疏伽東歸流不已獨茲信度

入南溟經吐番稱麗水吐番麗水從西來金塗  
沙滾滾觸層崖周迴盤結幾萬里環如長帶束  
玉臺漏洩阿耨噓吸百川控青引濁波濤瀾汗  
切拔羣嶽渴涸澶淵春空漱石橫盪曲沿方其  
馳騁西域決阜冒阡玉篆洪阪金畫陵絃鬱拂  
綿茫而抱日傾湧騰駕而滔天天網淳滴而崩  
森龍印激圍而翻漣及其脫浪漭以破雪山也  
從天直下砰礚瀑沛白波劓瘡長風震怒翼驚  
濤以漂翻嚼冰霜以吐霧恣烟波之崩奔競喧



飀以飛拂銀河直倒擬折天柱駭浪轉石萬壑  
聲雷入空澎湃而壁裂天傾雪墮而冰飛勞西  
極之金龍吐珠玉於山隈厥怒漸喘落峽滌迴  
衝波逆折狀湮篩苔魚折溜而蛟竄水龍騰旋  
而鼎躍晏肆蜿蜒於鶴拓如金玦而玉環滌沒  
深潏若靜而止瀉洶通漭若砥其瀾總陽侯之  
拱應柳靈胥之盤桓定如蘊壘峻嶒屹屹岵峿  
竇峴嶮嶮岵嶮嶮任天塹之或懷或襄若足  
練之圓折方折至於沈瀧瀟瀟澌澌溢漚其深  
也湯淞淞淞淞淞淞淞淞淞淞淞淞淞淞淞淞淞  
漠漠漭漭決滌滌滌滌滌滌滌滌滌滌滌滌滌滌  
發奔岷嶓會而海重潤昔若水聞生乎顓頊今  
朝宗似忠乎堯舜吁嗟乎九州貢道皆沿浮此  
水舳艫錦江頭舍舟而陸云何策梗塞徒滋夜  
郎夏古梁厥貢惟璆鐵誰道雙南生麗水披沙  
血捐祇織忽賦重誅求民命輕惟願聖明常慎  
德投珠抵璧并捐金

雪山賦

舉人

孫似茗

呈貢



越析舊詔華馬名鄉闢地過神農之表詰戎陟  
禹跡之方跨逾筇笮控引番羗山環列戟水駛  
揚湯擬百二而為險拓千里以劃疆自昔雕題  
未刊版圖雖有名勝淪棄遐荒然而西域雪山  
早傳聞於晋代南詔北嶽僭封禪於唐時偉巨  
靈於天地歷古今而特奇蓋夫茲山之屹起也  
祖崑崙以發脈越天竺而雄峙亘三危兮絡繹  
傍九隆兮透蛇凌摩碧落兮張蓋翹首大荒兮  
展旗俯點蒼兮小小渺哀牢兮卑卑宿春糧兮

可以望羅萬峰兮作其跂伊造化之神秀森天  
柱之表儀爾其為狀也層崖巖嶮玉龍蜿蜒削  
壁磔砢白虹奔旋崩劣絕地縹緲麗天紛若瀑  
泉兮傾瀉燦如玉蓉兮高蹇砢砢杳冥白雲一  
色峯峰皎潔銀河澄鮮璀璨瑯玕天際現琳宮  
貝闕清虛瑩秀橫空垂玉衡璣璿作千山之冰  
鑑環萬壑以珠聯乍疑睇而眇瞽羗四顧而茫  
然乃若神工之弄巧其變態更不可以言詮時  
而雲幕晴歛曦輪曝陽崑山照耀鄧林列張風



謾謾而有聲天高高其無量奪金烏以烜彩射  
碧閭而輝煌晶光迴赤龍之馭還飄沁熱客之  
腸又若飛廉逞怒豐隆變形鉄橋撼而欲動石  
門隱而若局集舞霰兮纍纍下嚴霜兮零零雪復  
復雪兮峯添珎寒更寒兮石裂泚而或收晚霽  
藏暮暘送斜暉迎素月玉宇無纖塵飛鏡臨丹  
闕林際邀蟾娟松下遺珮玦廣寒玉山爭輝天  
上人間何別至於澗名虎跳江界金沙山既斷  
而仍續岩若崩而轉訝黑白辨雙流似涇渭之

各殊甘冽咽仙液較三峽而迴差莫不波衝玉  
笋浪湧瓊花亦有筆池濺珠玉湖倒影枒杈琪  
枝差參藻荇鳥飛山容移魚躍波心靜置身山  
水間疑在蓬瀛景此則斯山之勝概也若夫林  
矗瑤樹岩挺虬松韻餘曼玉幹老蟠龍吐屬興  
電電呼吸下霜震巖頭之鶴皓皓雪山之蛆溶  
溶岸崖何年結社岫峒伊誰任筇陸離瑰琦有  
不可得而殫述者焉嗚呼滄桑幻化仙境模糊  
吾想夫莊躋略滇異牟逐鹿韋臯耀兵羅斯挫



劔暨乎

王師入藏之年駐軍茲山之麓指白雲而誓師帳寒  
谷以為屋萬里寒光兮動危旗三邊威發兮侵  
利鏃霞涸皚皚兮在髯滕六雰雰兮割肉乃者  
甲兵洗於昆池聲教通於饜翫倚重長城寄茲  
屏翰積屑飛瓊引領望中之尊圓壁方珪心竊  
仰止之歎山則猶是也而今昔改觀然鍾毓之  
英於斯為至而紀勝之作就中鮮傳無雪不奇  
靈共看安室色相是山堪圖畫倩誰筆寫雲煙  
詎止吟謝家之柳絮頌梁王之兔園凍合驢背  
寒入詩肩已耶吾則滌俗慮浣塵思枕寒流而  
漱齒嚼堅冰以潤肌掃袁君之宅據孫康之椅  
邀楮生於瑤席延中書於凍池抽秘思於麻衣  
綴幽蘭而摘辭乃作歌曰三神之果兮望望然  
疑方壺之圃兮聞見離迷惟雪山之嶽嶽清峻  
兮渾脫琉璃秋陽暴之不滅兮劫灰涅而不淄  
洗巫山之淫靡兮掃昧谷之陰黥憑太清以托  
體兮杳不知其為陔也似越石姑射之隱見兮



可望不可即也映冰心於玉壺兮清可鑒御天  
風而下覽兮神怡怡

雪山賦

明土知府木增

伊磅礴之巨鎮奠宇宙之坤維色胚渾之元氣  
標棧齧之峻儀肇鴻基於邕域逸千里而崩崑  
而經八狄北表三峽左連續石右跨龜茲帶長  
江之湔澍成錯繡於倭遲起干霄之峯客列斗  
郡之果愚其為峻也嘗擊斨昇椒逼撐犁磊砢  
屹峯巖嶙巖巖絕浮埃而駸駸指雲漢而屈巖

壘空七澤培塿九嶷訝三垣之甚通嗟二華之  
翻卑迎扶木之暈旭掛虞淵之浴曦鴻鵠戾天  
而尚悖鵬鷲決颯而猶疑礙升沉之顧兔愁攀  
援之捷獮其為色銀也峯璀璨玉級參儼瑤差  
京之樓閣縮香界之瑠瓊陵蠻瓊玖叢薄玕琪  
白鷗失素皓鶴迷姿芒穎注射莫敢停窺若戈  
矛之戢翬恍環佩之陸離邁照夜之騏驎走抱  
珠之蛟螭其為氣也颼颼百里零曠四時上森  
圓靈下肅柔祇夏無畏景春之流漸霄雪未罷



罡風繼吹彼歎霧之滄浮此暗霓之淒其巖潛  
縮蜎麓嘯愁鷓涼生冷蛇之袂寒侵白龍之皮  
虛掛壁之紈扇閑在筍之紛締其為靈也儵翳  
儵霽覘霧覘醜或丹霞萬狀或彤雲四垂或氣  
蒸蓬閣或影益馮夷或汨湓而湧漢或磅礴而  
轟霆俄而叱咤魁魍俄而驅使封夷張森駭之  
神異參造化之元施於是胞靈孕瑞衍脈分支  
恒爭奇而猷秀故愈出而愈奇山亭卓筆之巖  
泉澄卧斗之池邱元緒而鎮靜岡靜率然而躩  
雉山騰風而鼓翼象嶺歎江而躡躑瓊岡嶺衍  
以軒豁玉水晶漾以滲漉蒼松葱蒨而夾巖翠  
檜偃仰而交岬池芳異藕塢茁華芝莫不種種  
驚詫於南服而巖巖具瞻於西陸者也重曰岳  
有石兮崑崙岳有泉兮淪漪泉與石兮結契鶴  
與猿兮相隨深可釣兮投洱高可俯兮杖藜可  
班荆兮坐月可臨流兮賦詩可與居兮木石可  
與遊兮鹿麋可宅身兮半畝可和神兮一危長  
袖舞兮鴉鬢麗詞歌兮娥眉可於子兮課業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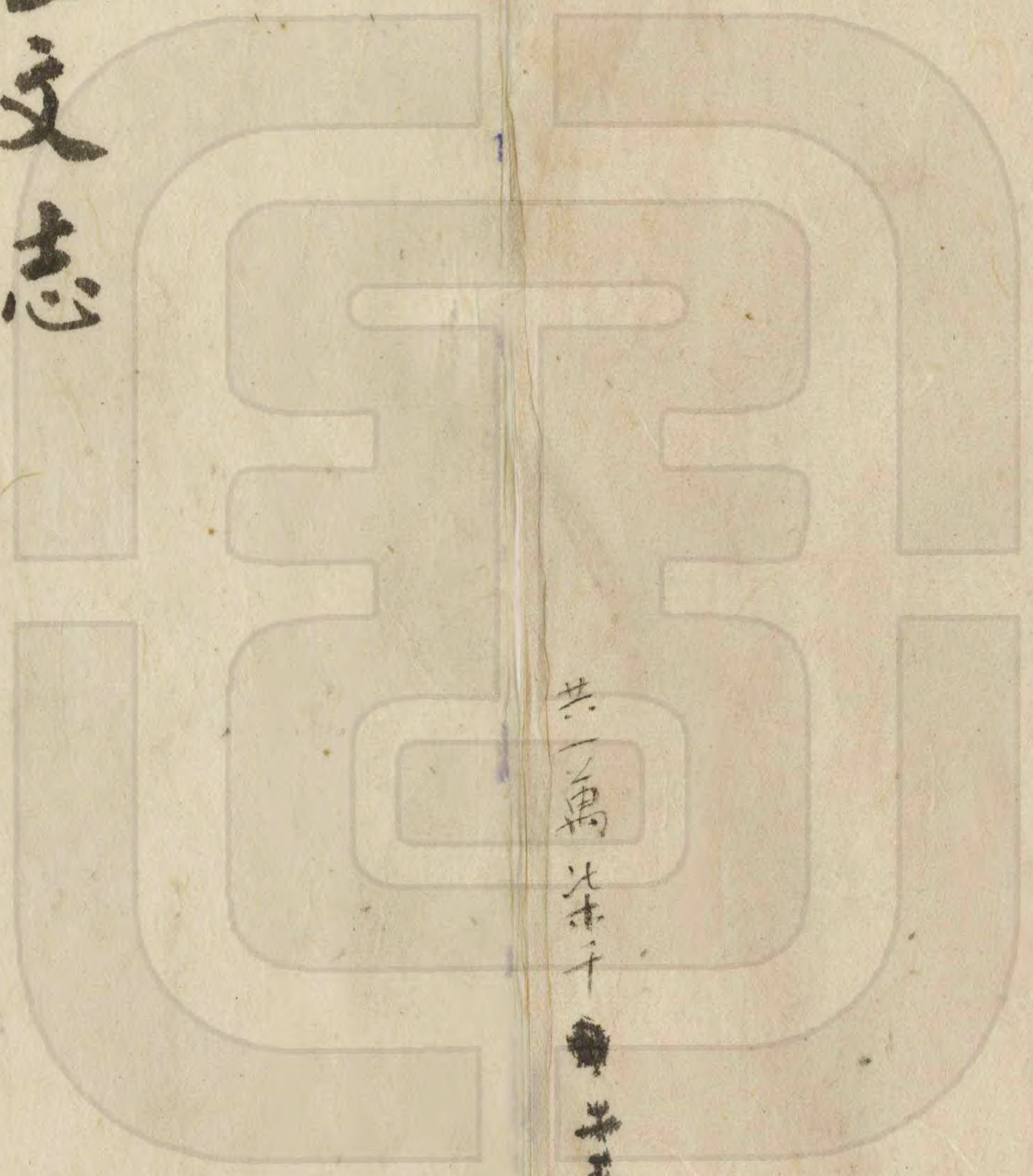
於孫兮含飴可以吟風兮抱膝可以對景兮搢  
頭省耕耘兮東暇觀銍艾兮西菑將融融兮自  
適嗟鹿鹿兮奚為亂曰五岳兮安之八駿兮空  
馳遠遊兮倦執去國兮懷思悲去國兮臨歧值  
臨岐兮涕洟訊涕洟兮曷似攬沈滂兮綆縻伊  
枌榆兮洵美况風土兮相遠宜塵囂兮莫溷親  
故舊兮靡貽斥鷃翔兮數仞鶴鷗戀兮一枝艷  
濫去兮知返水馬浮兮不移推物情兮尚爾何  
人生兮盍斯繫卬壑兮足寄聊遊羊兮在苜



21330/195  
139  
= 9

藝文志

麗江府志卷之八  
中



共一萬  
北平  
中華書局



麗江府志卷之八

藝文志中

建木氏勛祠自記

木公

吾麗江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漢野為越雋郡居六詔之一郡北有山曰玉龍吾鼻祖世居其下蓋世守其郡也祖葉古年已上十一代雖有俗老口傳名諱而無譜牒不敢據信自漢唐元宋迄今明朝其間為詔為公為侯為節使為宣慰使司為茶罕章為宣撫司為參政為知府皆出自國家優典而先代建

功立業之顯官我所世受祿我所世享政我所世出譜我所世系土地人民我所世有德之祖宗而延及後之子孫者非無本也我子若孫能效祖宗克功者袞冕之恩有加矣能效祖宗修德者箕裘之榮綦遠矣乃如公之尸位素餐如不知朝廷之恩祖宗之德雖繼有今世之榮劍何用矣於是募功始功始創木氏勛祠於黃山之陽以妥祖宗之靈俾克享春秋祭祀嗚呼報本返始生民之常矧公賴祖宗餘蔭濫嗣厥職而敢有怠志後之子孫念祖宗之艱述我所為



善內不可耽於酒色外不可荒於犬馬惟立身行己  
克恭克敬勿蕩爾神勿怠爾心學者學禮忠君至懇  
愛民至專孝親至勤祀神至誠訓子至要此五者蓄  
諸內而行諸外垂諸子孫庶幾永久勿替且惟歷朝  
恩賜優典屢代有加剛我大明天子錫以誠心報國  
之匾虎符金牌世襲三品誥命俾領一府五州縣之  
民此皆我太祖高皇帝洪武十五年天兵南下我始  
祖自然翁歸附有功命授世官及公之身今已八代  
兢兢業業寧敢失墜尤念我祖太父本安讀書史立

宗子不娶妾媵家法愈隆愈備木氏之盛未有加於  
此者凡我子孫受朝廷世襲美官拓守邊城不可有  
撓動怠以貽天子憂道祖宗世傳之雅訓不可紊淆  
變亂以敗壞木氏家箴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我  
子孫其亦有慶哉雖然本源有由而無文以紀之恐  
泯淪不顯因求永昌張司徒翁先序宗譜後記勛祠  
以傳悠遠翁之文章為海內三昧其王木碑石采繪  
之類乃大理巧工楊得和氏成之若詩篆匾額皆公  
所製也嗚呼我世世子孫繩繩相繼成立如登天覆



敗如燎毛克象象賢臨深履薄尚其念之哉

萬松堂記

舉人張含

雪山大夫以萬松名堂告說於嵩山外史外史曰大夫奚松之貴也曰性真而其體固立身永年之道也曰大夫何萬之取也曰植茂衰遠多不可知故學舉數焉曰奚以名為堂也曰郡多山山多松環堂皆松夫是以名曰有是哉夫大之樂松殆仁智者之樂山水也夫君子思松之貞以篤志則可以砥節礪行焉思松之固以樹德則可以居業修行身焉是故厲烈

嶠森咸君子之儼德而徵祥也含與大夫遊知大夫性靜而晏體溫而暢雖翊輯潘檄而般懷幽數其殆所謂邱壑夔龍衣冠巢許者乎古昔太守秩二千石以亂世而專城萬里外構宇於萬松之間策奔萬卷畫開萬圖則謂大夫為萬松君可也况大夫乘精繹思遊神於紫書丹竈之間馳墨聘翰窮妙於綠沈碧水之圃或橫梁賦詩或雅歌投壺或携妓東山或開樽北海獨對長松掀髯箕踞靜觀乎物窮探乎事其樂松之樂寧有既乎厥堂展矣大夫宏矣美矣君乎



松哉堂哉堂在雪山之下雪山故麗鎮也遐觀龍堆  
而氣叢崑崙瞰雞足而遙窺點蒼岷岷嶰嶰嶰嶰嶰嶰  
尊連接霄漢零雪粘天四時不變日夕有烟雲霞霞  
而光浮不掩或時熒煌燿燿陸離眩目與平時殊狀  
猿鳴鶴唳山谷傳響冷不絕翠瀑冰懸秀壑霞舉所  
謂望之若飛幅練信然矣若夫夏猶越粟冬則毒寒  
百獸不能於巖而遊百禽不能於山而棲百草不能  
於巔而生則又山之殊邁與滇會諸山迥絕者也木  
氏世守其地咸克慎守固封咸頌格悍得以永衛諸  
夏有以也乃國初聖祖以誠心報國帶賜之乃嘉靖  
聖天子以輯寧邊境宇賜之於戡木氏誠於報國國  
家極於表忠偉矣夫古君臣之相與也今大夫居是  
堂也以報國於誠懋於忠罔弗濟則世祚悠哉百祿  
周哉壽秩永哉內外雍哉訓翼從哉慶澤遐哉則厥  
堂展矣大矣宏矣美矣歷禋無窮而恒有光矣若其  
視創輪奐廡稅黝鑿朱綠雕峻之祥惡庸備紀紀其  
大也傳曰渠堰所以制水渠括所以制木言君子檢  
身之道也又曰毋云我貴雕楹是遊毋云我武莫或



予每言君子慎微之道也乃舍也於堂之說頌諸初  
規諸終此亦古朋友表聲振匡之道也大夫惡庸聽  
我於規惡庸弗聽我於頌頌有規之道規有頌之道  
二道備而堂說盡矣別厥堂褒然嶙然嵒然危然而  
釋然恒有光矣

芝山福國禪林紀勝記

鶴廣州

張學懋

梓州

域中五嶽其巔者也滇雲蓋多隱山為歷代禪封未  
之及也余東蒞鶴曾以省歛道白甸頭觸日蘆花紅  
蓼沿水周遭酷似江南秋景遙望雪山如瓊玉堆直  
摩霄漢而甸之直北長松巨石掩映晴嵐已接麗江  
郡界矣因思巖不可到顧安得如宗炳繪畫四壁拂  
吾焦尾而鼓之使衆山響耶亡何而隱公以書并首  
來貺適愜余懷因懸諸齋逸阮君學博指點其勝  
阮君曰雪山望在月中然距此尚不知幾百里而遙  
計非有縮地術不易至乃雪山自西綿亘層巒疊嶂  
而秀異特鍾者芝山也山北有峰形如偃蓋曰紫蓋  
峯迤邐西南翠袖圓頂者則曰鬱華臺再折而北層  
巖嵌空仰睇視之若磔毛參冒猗猗可畏者曰獅子



巖巖之南曰幹梭羅峯峯下有怪石形如密跡杆者  
曰降魔石石下有竇可容數十人轉逗而西一石崖  
巍崎岨下穿窳其穴有曰金剛窟窟之南山峻嶮而  
起上絕浮雲若撐南穹之缺陷者曰天柱峯下有瀑  
布飛沆直瀉如玉虹然泉之東曰帝釋臺曰朝陽岡  
曰文殊頂曰太子臺當障相康若偃錡全而列杲鬼  
當山之腹孕為勝地延袤數里松檜萬章盤桓夾厓  
是為解脫林林之中梵刹危樓飛觀繪椽薄檀金碧  
輝映者為福國寺寺舊名安樂因隱公為太淑人造  
使詣闕以請龍藏天子嘉其孝也銜賜金額寺右廡  
南折而上約半里曰丹霞塢塢負龍珠巖上面當陽  
朝霞舍蔚構屋數楹木不雕鏤土無締綿杉栢荆麻  
蓋隱公習靜處也塢右一山陡絕谿谷嶄巖翼以飛  
棧跨以危梁度赤松坡躡石級而登者曰拱壽臺臺  
誅節蓋厓秦僧憇焉臺後有玉印峯峯在出泉曰老  
龍潭自乳竇中涉灘入潭淙淙作佩玉聲亦曹溪別  
派也自寺左廡折而北一里許有白鹿泉再折而北  
上曰普陀峯峰前瀦水曰涵月湖水清沙白淺瀨平



瀾每織河東上恍疑瓊曰玉界湖之東有峯曰北斗  
崖曰丹鳳巖曰小金馬寺左右兩山對峙如合璧者  
曰小鷲巖曰翰王寶珠頂南距里餘曰洗心水甘冽  
異常一飲沁入肺腑覺塵襟頓滄也委經鉢盂山山  
穴其中而隆其外酷類仰盂後折而東下峯曰金翅  
當寺之前曰翠屏山麓沃壤一厓萋草豐茸曰菩提  
場場址為深布老龍涵月白鹿諸泉所匯淙淙下溉  
平時者環翠溪此則芝山之大概也余得阮君指點  
披圖若躬躡焉至若想歌近聽牧笛遙聞幽禽狎座  
野鹿親人松風肖靜羅月繼升芝山之朝暮也插繁  
華於蒼巖陰葱蒨於朱明綴蕭英於白藏點楓林於  
青女芝山之四時也居是山者峯可尋壑可赴也石  
可枕沅可漱也可以嘯搏命侶可以葆性安神心不  
驚寵辱之途則軒冕可塵土也指不染名利之鼎則  
污濁可蟬蛻也隱公具大解脫心故宜是大解脫地  
也茲山其隱者與乃今而勅福國之號是隱而受禪  
自今日始也雖并而為六可也隱公為誰累晉中大  
夫政事參政木公諱增號生白者也



巡金沙江至石鼓汎碑記

國朝雲  
貴總督范承勳

金沙江源出吐蕃由麗江經北勝過武定注東北而  
蜀蜿蜒數十里為滇西北藩衛言形勢者恒倚為天  
塹焉余披全圖見此江控繞麗江通番漢往來之交  
割中外華夷之界誠要隘也雖沿江守險前此從未  
聞有至其地<sup>者</sup>今幸四境寧謐百姓又安未雨綢繆尤  
守疆者之責因特疏入

告請同提軍諾公親往巡視得荷

俞旨於辛未十月既望帥官兵由武定而西至賓川

會提軍渡江過北勝轉鶴慶麗江循木別灣溯汎而  
上抵石鼓駐師江濱因覽形勢稽察汎防信宿而返  
防井叩馬首請曰金沙江石鼓為滇西北要隘從未鎮  
滇大師未嘗有至於斯者今二公為固圉至計不憚  
勞瘁跋履山川使外番部落望旗旌而畏威邊境克  
靖窮黎頌德是行也藩垣屏翰柱石爪牙胥於是乎  
在乞留序言以紀諾公謂余曰斯言近理余因倚馬  
書巡江之年月并余與提軍銜名付防井俾勒之石  
以告夫後來者



創建文廟碑記

通判 孔興詢 四阜

聖主崇儒重道遍及寰宇獨至麗江而闕如也麗接壤西域漢語不通教化難施其分符而耒耜無戶口錢糧刑名之責日用飲食且仰給於世府何暇留心為地方開一生面詢忝蒙聖裔幼承家學及入泮舉德行食飭家庠

欽取陪祀以為恩貢

賜宴及袍服銀兩考授今職甲子歲

聖駕臨闕里又與觀光導引

聖駕以曠林啟奏

恩准三十頃後蒙

賜蟒服以通判用時因堂上椿萱年邁不敢急功名

而曠子職申請終養蒙

恩俞允

皇恩浩蕩茂以加矣丁丑臨麗伊始觀山川之靈秀與風俗卑陋不禁喟然三嘆予之所報

聖主者安在述祖德者安在因思變易之道必賴禮樂禮樂之典在建文廟故不覺情緒於衷遂通







麗有學自康熙三十九年麗通判孔公始維時  
聖化翔洽文學教道敷麗以世守因仍土習學校缺  
公念祖德

君恩報稱未能謂移風易俗匪學不基陶禮淑樂匪  
學不成一手足之烈決然為之拂夷情不顧鮮  
經費不顧嗚呼聞公之風可毅然興矣宣年無  
文以今

上乾隆丙辰來攝麗事甫下車恭謁

學瞻拜之餘觀廟堂禮器與土著諸生十數人言

論丰采且喜且懼是邦僻在滇末夷俗淫靡昔  
為王化之所不及今者類宮俎豆儼然中土故  
喜是邦久隸版宇居然繡壤重以師儒之所游  
息迺者環橋衣冠貌似神非故懼爰進廣文萬  
君段君咨諏審問知學之所以建與學之所以  
移任斯土者用心良苦而或非執政初建已艱  
或緣別擢厥功未竟其他敦詩說禮興賢育才  
之模率略未具是余之責也夫而孔公所慮異  
日風雨飄搖同於梓澤坵墟意深遠矣能無念



乎固陋之愚耿々莫釋思有學不可以無書為  
申請而購藏之不可無能讀書者為勞來而振  
起之無明師為延訪禮聘之次者考校之無居  
為修葺書院雪山廣設十七村義舍肄業及之  
是心慊矣乎未也曩者冒籍充塞麗士藉以不  
振為廓清之曩者禮貌衰微士子不若舍目為  
優待之曩者麗人士女祇識耕牧無賢父兄知  
令子弟勤學者為家喻戶曉耳提面命之甚且  
督責之詈罵之曩者講章讀本庸陋短促性靈  
被其錮塞錦心藏於塵垢乃師以是教弟子以  
是學羣習而莫知其非為借昌黎韓公之火痛  
絕而力除之如是者三年而麗人士亦駸駸乎  
知學之所以建興學之所以移前之人汲汲皇  
皇而不容於己者其或有待於是也然而障百  
川者粹難迴狂瀾之倒瘳痼疾者無藥及膏肓  
之介其習染已深者既不可為其後生小子聰  
俊可造者又迫不及待此心惴惴惟懼失之孟  
子曰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將何所恃以



無恐顧瞻廟貌榱桷懷人憑視几筵心源共接  
乃慨然曰讀聖人之書遊聖人之門幸博一第  
由州縣長游列郡守上之不能為

朝廷

興禮樂移風俗次之不能以詩書化導民俾家  
絃戶誦有所成就次之更不能令泮壁橋門煥  
然重新使麗人士有所觀感而興起異日由是  
路入是門者顏垣茂草目擊神傷甯非讀聖人  
書遊聖人門者之媿且何以慰昔日叔是學者  
繼起之人風雨飄搖之憂乎廣文萬君咸燕於

改設初與襄平楊公融同心戮力有移學功迺  
與之謀各量力贖金為倡於時麗之民間風躄  
躍橫而經者負而耒者挾貲營於斯荷戈戍於  
斯羣赴工告輸勦事以乾隆四年己未十月經  
始迄今辛酉夏五克竣事厥基仍舊厥功咸新  
殿楹輝煌寢廟肅穆以垣以墉以塗以履門墻  
高峻爰具禮告成僉謂是與宗廟之美稱余維  
學宮之設萬國其同而麗僻在遐荒去聖人特  
遠及聖人之後來此遂叔建之奇矣向慮繼起



乏人今麗人士歡忻鼓舞以余之倡遂羣若謀  
家室然較移學時為踴躍者然則聖澤未泯華  
夷胥勸誰謂雪山麗水不可龜蒙洙泗乎孔公  
與余時異事殊彼昔日為之甚難余今日為之  
似易以余今日之易知轉移之有其機變化之  
有其漸而我麗人士將來之大可造也用書巔  
末併余數年來區區之愚勒之於石以俟後之  
君子能陶禮淑樂而移風易俗者其他經費并  
損貲姓氏則首事者之日記在可另刊而垂示

也不待贅余

遷建麗江府學記

雍正四年

楊秘  
前

山左聖人鄉也先大夫撫其地余時為兒童嬉  
戲語以陳俎豆弗知也此長就學亦惟咕嗶從  
事所為學聖人之道志當世之務者茫乎未曉  
通籍後日習吏牘抑又未遑遜志焉及待罪東  
昌益近聖人居登闕里之堂廟百官備瞻美、  
富心切向往然後知獲上治民順親信友由明  
善以要於誠者雖簿書鞅掌要未可以一息弛



良以聖人之道範圍天下而不過曲成萬物而  
不遺固無人不可學無地不當學者也甲辰歲  
自由靖調守麗陽甫下車首謁

文廟見其地勢卑隘規模淺陋所以妥先聖舍生  
徒者均未有當焉乃稽創造於諸生對曰麗郡  
無學士酋木氏虞民用智而難治因如秦人之  
愚黔首一切聰穎子弟俱抑之奴隸中不許事  
詩書康熙辛巳春曲阜孔公與詢來判府事見  
麗民質甚美力請建學以造士林木氏猶然撓

之事幾寢會執政知孔公能委刺劍川乃得出  
囊俸招劍工伐麗木購民地布置經營閱三載  
訖工禮樂器畢具而麗始有學當是時首勢方  
熾建學為最拂意勢事地勢之不暇擇規模之  
不及宏所必然也諸生之言如此余因作而嘆  
曰孔君此舉可謂知先務而無愧於聖人之商  
矣夫國家治教休明道化翔洽興賢育才百年  
於茲矣麗固邊鄙然被瓊荷義之夫維皇降衷  
厥有恆性習俗儂詐長民者機智使然耳被以



禮樂詩書之澤明君臣父子之倫未有不蒸  
向化而油然親其上者必以不事詩書錮其智  
而益其愚豈

聖天子廣勵學宮之意哉向非孔<sup>君</sup>則且不知  
有學尚何卑隘淺陋之足病然卑隘淺陋至於  
今日又大不可語竟而諸生退余以履任方新  
不及舉明年諸所役作各就緒廣文萬咸燕率  
諸生以遷建學宮請余曰是余夙志也遂議遷  
於府治北正大爽塏風氣攸聚工甫興而委理

齟政之檄至乃囑萬廣文董其役經始於乙巳  
季秋落成於丙午仲春自大殿及兩廡戟門櫺  
星門率循舊制柱棟瓦甍易朽益新環垣鑿池  
宏敞壯麗丹漆粉堊煥然為一郡偉觀工垂成  
皆願有記抑余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惟士  
者民之倡師儒者又士之倡誠倣昔人經義治  
事之遺意以誘諸生讀古人書學古人之道皆  
設誠於內而致行之使數年鬱勃之氣暢於事  
業發於文章為信友為孝子為忠臣為長民上



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庶幾遊聖人之門而無愧若余固  
兩遊聖人之鄉未聞聖人之道猶幸繼聖人之  
裔而同此勸學之誠也是可與麗人士共勉之  
玉河書院記 康熙 年 通判 余文耀 仁和

從來開擴風氣變易習俗之要莫若文教麗陽  
地偏西鄙方語蠻音歷千百年來不識詩書理  
學為何事文章德行無從而講之我  
皇上崇儒重道化被萬方遐邇不遺麗自設學以來

不數年間郡人士爭自濯磨羣相淬勵駸乎  
化鄙陋之習而聞絃誦之聲矣然國家作人之  
典興於上而養育鼓舞之道不繼焉則司牧者  
之咎也府之義學原散置於山市村落者有五  
曰府東曰白沙曰東河曰七河曰九河皆隨地  
命名已各延塾師訓誨端蒙養而訓童稚固不  
可緩猶念書院實人才所自出舉誠意正心之  
旨家國天下之要胥習其中未可苟焉已也前  
任別駕樊君與世守維新木君先得我心相度



學署之旁經營創制意良苦矣惜未告厥成竟  
為淒風剝落驟雨飄零余奉<sup>判</sup>茲土他務未遑  
急因其已成而聿新之願其門曰玉河書院聊  
效先儒白鹿諸社遺意雖講堂書舍不甚宏敞  
俾有志之士得以棲止肄習焉且踰府治不數  
武簿書之餘可與多士相鼓礪稽其勤惰晰其  
異同亦幸矣紉適河陽張君揆亮以己丑進士  
授麗江學博有司鐸之責因延為弟子師遠近  
聞風負笈就業者濟<sub>々</sub>登堂可謂極一時之盛

矣夫灌木之叢必有異材百步之地必有芳草  
毋謂麗陽荒服不足廣菁莪棧樸之化也昔張  
叔盛覽從司馬相如遊而滇之文教開陽明先  
生講學貴陽而黔之理學著麗陽風教端基此  
日矣金江玉河禹浪濛迴雪巘龍山文峯矗峙  
行看譽髦挺生蟬聯科第將有為

聖明翊文運於無疆者矣

建麗江府城記 雍正三年

知府楊

秘襄平

自昔建侯置守必依山川之鎮恃扼塞之形乃



可以固內而捍外滇去京師萬里以天下大勢計之邊幅耳而麗又滇之一隅然其山川之扼塞誠有關於內外之大者麗境東連巴蜀西界瀾滄南臨鶴劍北則直接吐番雪山綿亘數千里而金沙江界之所謂天險也唐宗而降附詔總管代有殊稱沿及有明命木氏守其地義取羈縻我

國家聲靈四訖文德覃敷武功遐暢率土內外服教畏神木氏仍其職守今

上繼治之元年清海流沙歸誠授首藏地悉平中甸內附大司馬制憲高公大中丞撫憲楊公念麗江要地特請於

朝改設流官復以余深識夷情謬膺茲任二年春抵郡視事見其民鳩形其居巢附板屋數間晨星寥落不禁慨然謂殘虐凋敝一至於此且地當內外之樞民無城郭之衛常何以居而變何以守因條列事宜而首以建城為請三年春奉旨建築乃延昆明徵士愷然王君共審向背之勢辨



陰陽之宜正方測景諏日興工以益夏朔日經始以某月某日告成周以丈計凡七百二十高以尺計凡十有二厚視高之三下廣而上銳基以石覆以瓦環繞以墮開四門東曰向日西曰服遠南曰迎恩北曰拱極皆豎樓於上又別為小西門以通橋道而便赴集時屬員之與其力者教授萬咸燕訓導于定國經歷姜際昌中軍千總李遇春把總黎有光節重威何澤沛是役也工計踰幾萬而不困於民財計踰幾千而無與於官瞻望雉堞謂可備捍禦而絕窺覲因念昔人有言事不難於近而難於遠不難於述而難於作慚余何人謬膺茲任所幸

聖人禦宇萬國翼衛惟茲邊郡遙控諸蠻足以據內外之防示方域之觀庶幾擴藩籬而固金甌於古者建侯置守與各執事經國安邊之圖或無負也工垂集用記始事之意焉

建麗江府治記

楊啟

麗江古荒服地漢西南夷裔也其名分類有九



江以內者。麼些曰獠。獠曰西番。曰巴、  
苴。曰刺毛。又有抹人。居瀾滄。怒人。江<sup>地</sup>西。茹毛飲  
血。不知王化。至吐蕃。居金沙江北。其東南綿、  
瓦千里。南北至百餘里。山川形勢之險。誠鎖鑰  
中外要郡也。在昔夷長木氏據其民。官其地。捲  
髻環耳。服飾詭異。羈縻於中國者。年世莫可考  
迨我

大清撫定中夏。仍准以邦伯守圉。乃季世不臧。此匪  
肆虐暴。其民甚夷。象赴控。大司馬制憲高公大

中丞撫憲楊公憫邊民之塗炭

題請改設流官。知府付之。以兵拊治。凋敝黎庶。乃  
以余深識夷情。請於

朝。由曲靖調守茲土。雍正二年春。抵郡。視事城郭。  
廨舍諸務未遑。乃首查民病。除每年苛派萬餘  
金。次出良民之在庄院為奴者五百餘戶。均平  
賦役。招來勸墾。民情亦悅。然後禁止焚棄骨骸。  
教以祭葬。更易服飾。示以衣冠。授以種稻之方。  
鼓其向學之志。宣講



聖諭俾曉倫常之大薄示刑罰使知親上之誠其他  
定制度嚴吏役清鹽政興水利編保甲畫經界  
禁游惰勵風俗凡牧民之所當為者勉力舉行  
一載之間凋敝漸起雍正二年奉

旨建城次及府治於是擇日鳩工伐木輦石明其位  
置先後正堂儀門有嚴有翼治衙解作庶宇文  
武佐屬以次差排兵丁營舍各部具伍其庫藏  
囹圄吏舍案牘照定制悉備經始於某月落成  
於某月斯乃

聖天子念切八荒恩覃九有暨各大人宏謀碩畫經  
國安邊之至計故能使吏民耳目一新以余疎  
才涼德三十年來承乏幾輔待罪東昌再任粵  
西量移曲靖竭蹶不遑深懼隕越謂有以深識  
夷民之情而咻噢之未敢自信所夙夜靡甯者  
念腹郡邊城盡屬王土東西南北惟君所命誰  
非赤子而忍不撫育之也規模粗定適上憲以  
艱政委理夫治一郡且不可况一省乎故於府  
治之成述治府者以記之



雪山書院記

前名

過鶴慶北行三十里日卓午寒氣逼人怪以語左右對曰咫尺雪山耳乃從輿中睇視之真佳景也有頃入麗境至東園橋口南環廿餘人禮甚恭而衣冠介疑似通名刺知為弟子員迎新太守詰朝謁

文廟循例升講堂其執經來前者即昨之迎拜道左者也詢所學曰學四子章句訓詁耳他未卒業不敢對余聞之憮然因語之曰士不通經可

乎夫學以求道者也六經皆衛道之書雜循環理會猶莫窮其蘊矧其不一寓目耶則甚矣麗士之未可以語道也諸生瞿然對曰惟麗實新聞素不奉君子教且無托責業所夫是以無學也余曰允若茲責則守之也夫翌日度地庀材建書屋若而楹既成椽書籍資膏火俾諸生及生之秀者咸肄業焉因其地榜以雪山蓋取楊文靖立雪程門之意義任山長事者為廣文萬君咸燕廣文辛丑成進士通經術富於年力例得謁即



官選顧乞身為學官其志蓋樂與諸生講求道  
學也越半載諸生以公事來謁氣象一變與之  
語各有見地心竊喜之適歲試列優等者五人  
補弟子員者六人學使中峯蔡公稱其文深醇  
典麗與滇西諸郡邑埒謬許余振興文教功余  
惟文教之興非直為文章博科第已亦將異學  
者求進於道耳昔路允迪使高麗還言國王問  
龜山先生安在夫以蠻貊之邦且惟先生之為  
問則道之所及者遠矣先生初舉進士第不赴  
調師事明道於穎昌及明道卒又師事伊川、  
於洛其慕道之誠至門外雪深盈尺而跣足不  
移以視今之學者何如哉麗雖邊隅士之天資  
明敏者不下中邦苟能宗程氏之旨尊聞行知  
不為異學邪說所惑而一其志於道則惟茲雪  
山安知不有龜山先生其人者出乎其中而余  
與廣文且為

聖天子慶得人於邊徼之外矣夫何振興之功之敢  
以自居哉因書之石以俟



雪山書院記并銘

提學蔡嵩申江

麗江遙連西蜀近接吐番為滇西要區今

天子繼治之二載德澤覃敷聲教四訖邊徼焮熨皆  
俯首向化時制府高公撫軍楊公以廣教化移  
風易俗為己任請於本

朝改土設流慎選賢能民牧移靖州刺史楊君名  
秘守焉守之明年余視學至葉榆麗人士爭來  
就試閱其文清恬醇謹與滇西諸郡邑不相上  
下時學博萬咸燕在榆辨試事詢之知楊刺史

廉明威惠蒞任後百度具舉建造雪山書院即  
以萬廣文學教事切磨講貫已七年於茲蓋賢  
刺史振興教育之功為不淺矣因請銘其院以  
示訓勵余惟

天子明聖加意邊遠慎重學臣之遣余以疏才涼德  
膺茲重寄輒不自量欲取全滇之文風士行振  
起而旋轉之誠知其不能也雖然事之宜為而  
可以不為者當量力而行若夫義禮是非之辨  
人禽上下之關需之者如饑渴之於飲食而與



之者不啻子弟之蹈水火父兄之急拯救則雖  
懦於才弱於力猶將狂奔盡氣濡手焦髮以為  
之不問其事之濟不濟也愚公之移太行王屋  
惟其誠歐陽子之論治曰行之以勤而被於物  
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余亦抱此區區  
之誠策之以勤而濡之以漸庶幾其被物洽而  
入人深耳其能以一手足使滇人盡去其故而  
翕然更新哉今得太守楊君子於所事又多一  
助矣遂喜而為之記并銘其堂焉其辭曰天生

茲民陰陽健順作君作師陶鎔又俊至教有四  
文行忠信文以明道源清流濬行以體道必誠  
必慎忠以盡心神明獨運信盡其理緣物一定  
守此四者可堯可舜勗哉多士敬奉明訓金沙  
江永江永玉龍山峻鍾毓英靈人懷瑜瑾待琢  
成器雖磨不磷廊廟圭璋於茲發軔勗哉多士  
及時勉奮毋墮積習毋安晚近尚追前古勇猛  
精進人傑地靈肇開名郡

新建養濟院碑記

乾隆二年

府知

管學宣

安成



養濟院之設自前明始我

朝因之平造物之憾通王道之窮仁政莫有急於此者也思昔文王惠鮮鰥寡痾瘵乃身其先施施於四民者甚厚先民有言曰五輩處飽地當思天下有饑者吾輩處煖地當思天下有寒者嗚呼可弗念哉靈江天末荒隅改流未久其沐浴

聖澤之休養者猶未能周遍而淪洽曩者土酋股削民不聊生凋敝瘡痍所在惻目而養濟之惠政

無聞尤非所以勸治太平穆迓天和也予以乾隆丙辰來攝是邦甫下車循例請於方伯陳公報曰可兼核里民之無告者男女共六十二人僅十人入額以五十二人置額外限於廩故也奉檄每歲給官粟有差以月支領飽未果腹饑可充腸瘡亦以起殍亦以嬉惟是荒寢露宿一枝莫寄命幸存矣風雨安棲又不獨艱食堪憂也乃捐金庀材卜地於南門數武而建院焉以丁巳夏五月經始越秋七月落成有垣有墉有



門有堂爰居爰處釜甑具備蓋自是而窮民嗟  
無屋者乃差安其居矣抑余有說焉今夫守令  
者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無智愚賢不肖遇  
疾病疴癢則撫摩噢咻之人固未有愁苦困阨  
而不呼父母者也亦未有熟視其子之愁苦困  
阨而漠然不加戚於心者也守令代君子民而  
或聽其呼號而不救目擊疾苦而莫為之所是  
朝廷加惠窮簷而澤不下究也是父母見其子之顛  
連無告而恬不加恤也是可忍熟不可忍猶覩

然人上也無愧乎余不德無澤以庇麗人而  
保赤康又昔聞諸父兄師友者今不敢忘也故  
於茲院之建亟也焉異日若作室家再拓基宇  
胥額外諸人而共衣食之室廬之永著為令有  
增無損俾此莞獨同遊化日麗之窮民庶其有  
瘳乎董其事者經歷趙良輔耆民李指日也謀  
始觀成與有力焉例得并書

新建玉河龍王廟碑記

乾隆六年

前名

郡城北五里許象山之麓有泉焉沮洳鬱沸出



山根石髮間清瑩秀澈可鏡鬚眉混上河上灘  
為河流南注里餘支分三岐一由白馬刺繚原  
隰之高上下上者以灌以溉一由府城宛轉環  
流居民之列肆者以飲以汲至東園橋會流入  
鶴拓是為漾二江歲丙辰夏四月河源竭越孟  
秋乃復丁巳夏又竭時守者漢上人士望上、  
若失象言朋與歸咎於山顛之榮謂瑩實汚泉  
泉以茲故竭羣庸愬欲徙之守者曰奚有於是  
吾民且靜俟泉將自達言既出朝夕惴上恐懼

弗釋考之禮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蓋以  
其能禦災捍患福庇是也民今麗郡之食福於  
玉河者不下十千戶其庇民孰大焉而壇祀缺  
然祀報無聞非所以迓神庥勤民隱也爰相土  
食告於泉之上得隙地甚敞余曰是足以安神  
靈矣迺捐貲屬其事於從事趙君良輔構楹節  
稅與時鳩興商賈士農咸醵金趨事踰月而廟  
成向時告竭者且沛然方至愈奔放肆大馬噫  
嘻川之神亦靈矣哉於是士民忭舞懽呼僉曰



地効厥靈惟守者之賜亟請記以文守者曰奚  
有於是貪天功以為己力吾將誰欺是惟神  
之靈將大庇吾民越三歲泉不復竭借象山丘  
石鏤詞紀神功庸有當乎歷戊午己未迄今庚  
申泉混亡不舍及夏乃愈盛守者乃進麗民而  
告之曰山谷川澤神實憑依黍稷非馨淫祀用  
靡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亡有功於民則廟  
祀之此禮也非淫也始何以竭守者之愆也抑  
爾民之食德罔報且或作不善奸慝淫邪以及

此患也今何以達神之靈也抑或鑒我官民上  
下皇皇若失恐懼祇者不終以凋轍斃民也自  
今以往官若民其一秉於禮洗心必淨澡身必  
潔治家治事清本澄源毋淫以污此則守者勤  
民祠神之本意乎若夫春祈秋報定有常經亦  
惟是藉馨香以薦明德其必信必時毋瀆毋慢  
否則神不饗矣寧毋虞其再竭乎抑聞之山下  
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育德則有本果行則不  
息是不竭之道也守與民其於茲水鑿歟爰書



於石付守廟者藏之

雪山新峯記

木增

蓋聞鴻濛既判二儀迺分於是三光麗乎天象嶽柱  
乎地風激水搏神運鬼作莫知其孰經紀是亘萬古  
而無能移易雖若自然亦有理不可曉者予世家雪  
山之麓即其地以為治所溯源自後漢始遞傳千百  
餘年矣予嘗覽茲山竊疑造物使人莫解何也儒典  
云清氣為天濁氣為地內教云凡成世界自上而下  
土失體疎輕石質沉重今此山純石以為嵩頂若自

上成則重者何不墜陷若以輕重升沉為說何故石  
反浮於土上且四時凝雪飛霜或者謂山高風厲乃  
能變結雨露停冽不散審如是則山益高而日益近  
真髒之側何物不銷鑠哉每質諸博識亦未見有能  
達者也茲更有最奇者為可異焉歲戊午據耆氏元  
元咸言雪山主峯之旁突生一新峯瑩玉燦日勢若  
卓旗自昔所無不知何祥何瑞予望之誠然然而不  
應自亦未識為何祥也夫耳聞目見心思智慮可到  
為尋常事誰使靈之斧熟執驅石之鞭此出見聞思



慮之表詎可強以臆斷耶唐代有益土之說聖后以、  
為瑞觀此固可徵矣昔一梵僧至杭州西山忽驚曰  
靈鷲小就滿何年飛來在此至今靈響不絕予無德以  
當之將非聖澤旁流天恩永錫預示嘉兆亦此類歟  
不敢必也姑記以俟

玉音樓慶雲記

前名

黃山灑水當天印之中其麓有皇恩院在焉先有、  
樓建自永樂始後致我翁萬春重修請名於太史李  
公曰玉音予奕世忠孝屏翰南中列聖璽書皆

存樓上供奉珍藏無皆輕忽至天啟五年十一月二  
十七日迎皇藏之期先一日午未之交忽有慶雲  
自文筆峯起如煙如縠旋盤羅覆於玉音樓上升  
高至黃山之巔在雲之下凝結成蓋大可一射具千  
百種雜色不止五色間色已也忽變為半月形又更  
為冠帽形其紋如波如織動盪閃爍不可正視白毫  
數道圍遶其旁有金光花如如芝如輪如獸者不時  
四向飛出山川林木影映其中世界人物都作金色  
於時數萬人禮拜歡呼莫不欣訝直至日西盡乃更



為紅黃而散予謂靈山放光多在霖雨之際乘霽景而成今晴明已久即有光不過紅白二色今百寶之色舊日放光不過數刻今盡半日且不於餘處現而獨當本樓之上意者予迎法藏之誠或可感通其必有嘉祥瑞應皇明不可無紀強筆記之以垂不朽後同志君子揄揚之意存焉

玉龍山記

馬之龍郡人

麗郡多雪山番名喀哈卡補即四蟒大雪山在維西阿堆口外瀾滄江西去麗城西北一千五百里老君

山者五大團峯如白頭五老圍坐一名羅均山在瀾滄江東金沙江西去麗城西二百里自中甸迤邐而來夾金沙江至麗城北二十里外者郡內雪山也皎如削玉勢如游龍因以名玉龍山高萬丈圍千里大小數十峯一分在江北一分在江南此金江自北直南折向東而轉北之處雪有古有新古雪千古不化新雪四時所積旋積旋消新雪積古雪無增新雪消古雪無減上有生雲處朝上生雲上白色雪不離雲雲不離雪彈指頃變態無窮晚則山頂雲赤如渥丹



日盡變青色同山面白雲次第歸生雲處夜則或留  
十之一二蓋山之奇也。以雪也。之奇以雲也。遊山必  
自<sup>玉</sup>柱碑始碑磨崖高十丈雍正三年郡守楊秘劈窠  
書玉柱擎天四字由碑而上茂林巨樹聯絡不絕中  
有蓮<sup>花</sup>貝母犬形茯苓種也。靈藥將至鐵堂<sup>凡近古雪處皆名鐵堂</sup>  
不生一木惟有白草也。皆風卧無挺生者至鐵堂則  
並不生一草惟有石耳石皆皴裂芒角無一平滑者  
遊者至此止矣鐵堂以上古雪千仞光彩奪目清寒  
逼人可望而不可即山中有虎跳江也。岸獨狹江南

北虎渡口也一名交弓處其上有雷岩也。腹水聲  
如雷覓之不可見崑石較他產玲瓏秀絕雷岩東南  
有光石崑也。石明淨可照鬚眉光石西北有綠雪巖  
巖盡雪白也。綠色綠雪東有生銀巖也。嵌白銀高險不  
可取生銀南有方天洞四面削壁天形方正中有圓  
石可坐千人諸獸跡印石各也。可辨洞北有長春壑  
四時溫煖綠草不枯壑西南有鐵杖嶺上有鐵杖長  
五尺餘忽在忽亡又不定所在處相傳昔有老人携  
杖入山人去杖留鎮伏虎豹又有湯泉瀑布白水黑



水諸勝山下有玉壺池名水極清冷雲開風定萬丈倒影此又一奇也嘉慶戊寅八月二十九日麗江馬之龍記

玉泉龍神祠銘

玉泉龍神聿著靈應今夏四月泉水涸涸郡城內外旱疫繼作居民大惶時儀奉檄茲土率屬籲禱寺僧聞山內有聲若牛鳴或聞夕一作越二月而泉乃復故龍之為靈蓋昭昭也迺銘其詞曰

麗郡城北象山之下孕此靈泉澎湃奔瀉膠木翳日絕壑通幽窅曲深黝實為龍湫龍之為靈奔濤驟霆靡祈弗應力破滄溟光緒丙戌月維孟夏泉脈消竭海枯石赭遠近走告蒼黃嗷咽慘若嬰赤乳哺斷絕胡天不弔降此鞠凶龍弗我卹翳龍弗龍爰率士民虔誠祀禱羊一豕一酌彼行潦龍德而隱逝者如斯盈科後進左之右之匪龍之靈惟帝之德威福遐邇百神効職巍上制府逮及撫軍岑公張公薦此苾芬澤被羣黎詒我多福祠額雙懸貽此荒服崔嵬



龍宮永奠花馬敬勒銘詞用詔來者

祭和母李孺人文

諸生趙國瑾郡人

妻道難為世家儒者妻尤難婦道難為世家繼室姑  
婦尤難母道難為世家文種子母尤難我思孺人矣  
孺人我鄉前哲孟昇先王配也先王為麗人士山斗  
望其心夷其貌古其學博其見於言而為銘為箴為  
贊為詩古文詞與一切元機禪談觸處皆是而一本  
於德夫以先生之學之德之文章而好速弗得不可  
謂非天倫一憾古人為君子三致意於淑人蓋難之

也先生素善病如老社所云空皮骨者而嗜古耽吟  
病益加厲彼陶室中之帷不下陶室外之園不窺矣  
微夫人誰與成先生高乎嗟乎世有克敬其夫而不  
能事其姑者乎聞孟翁先生繼母嘗謂孺人曰而夫  
非我出而亡之事我也無異於生而夫者我感而孝  
無以報而願而生賢子孫如而之事我者事而嗟乎  
始是說也殆即植槐於庭隱卜後人必將昌大之微  
意乎夫烏知姑所卜之天之非人乎夫烏知姑所卜  
之人之非天乎誠如姑言果有克家令嗣如我友閻



修者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其子若瑞若璨若瑗諸英俊言動作止具循上有節即我同儕與闍修遊共服丸膽教澤者久矣昔者陶母有子侃茅母有子容皆賢子也然而君子謂茅母不陶母若焉何言之陶母為其子待名流至鬻髮之不惜茅母見其子延高士烹鷄獨嘗論者所為不能無間於茅母也茅母殆前愧於陶而後愧於我和母也歟嗚呼嗟哉今所稱壺儀柔則我知之矣知修飾其面未或飾性知芥藻其姿未或藻德是之謂心死哀莫

哀於此焉孺人善事夫而妻道能其難矣孺人善事姑而婦道能其難矣孺人善教子世其家而母道能其難矣而後乃今孺人不死而對軒公於味無以與

重修福國寺募引 知府龔雲鶴 松溪

麗江府城西二十里許有芝山上有解脫林今名福國寺蓋前木世侯生白公創建上答天庥下祈民福由來久矣乾隆甲辰春三月余來守茲土政閒與邦人士遊觀其間有喇嘛僧名宛嘉者自西藏歸俗或傳其妄誕不經余姑不具論然觀其為人恬淡寡欲



有僧家風余極賞之爰命為方丈既又與之詢此寺源流何以前名解脫而繼更名福國彼則曰前名解脫者以未建寺先土人甚多疾厄願解而脫之故云今天子德教休隆恩施博大遐陬僻壤靡不鼓腹含哺遊光天化日之下此福國所由名也信哉以余考麗誌載元初未入版圖時民人多天札未遑修建迨我朝數百年休養生息海宇清寧民物阜安此寺遂以式廓猗歟何其盛也余時即思缺者補之傾者植之緣奉公詣京未暇計此幾成虛語矣越十

一年乙卯冬十一月復署麗篆方欲與邦人士課農桑說詩書越一年丁巳春僧仍以修葺請函道其護國佑民拳懇之意兼述其山泉林壑之美秀樓閣殿宇之高下參差山房禪院之靜深幽折且慨然於昔日之修整今日之剝落而諄不已也余應之曰唯山林之美殿庭之潔修淨之衆昔之是而今之非余不贅獨憐其護國佑民之一念終始不替則詎非農工商賈之所宜共知而學士大夫之尤當加意也哉然一人之心與千百人之心無不同也一人



之力與千百人之力難等量也恃己者有限同人者無窮僧勉之持此念也以行四方君子必深喜而樂助之者是為引

遊玉湖記

舉人楊昌郡人

麗江雪山奇觀也山之倒影更奇山麓有湖周可二里山影倒映湖中澄鮮朗澈莫可方物乃以玉湖名丁卯春余與牛鐵山內弟及王子碧泉讀書玉峯梵寺距湖十里每邀僧同遊輒為風雨所阻四月十六之夕明月滿地萬籟俱寂余偶出齋散步徘徊於風

露之間呼二子曰如此良夜玉湖宜可遊矣二子曰曷即行乎遂掩闥轉側山麓而北信步出松林相與咏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為君之句乘興踏月忘路近遠時約四鼓行抵村距玉湖數十武耳比屋而居繞宅流水穿林觸石琤琤作漱玉響蓋湖之下流也扣門憩深巷寒犬逾時甫息告主人以故主人曰日閒無風遊之可得其真境矣炊薪煮茗清談片刻晨光微出徐至湖畔相與席地倚石而坐冷冽之氣逼人肌髮而波定風平而湖光明潔若鏡峯巒林木禽鳥



飛廻如隔琉璃展畫圖眉宇為之一新須臾朝曦遙  
上峯頭積雪微抹紺紅天半朱霞相與掩映目不給  
賞二子善吹笛作穿雲裂石之聲有令人心曠神怡  
手舞足蹈不自知者旁有雪松院昔木侯避暑之所  
今堂廡就更而踵其舊址綿亘里許膩石綠甃出沒  
榛莽間昔日繁華使人遠想沽酒佐晨膳坐對屋、  
後老松數百株虬枝連蜷高逾百尺古雪隱見雪松  
之名疑取諸此飲畢徃登雪麓捫蘿附葛而上山半  
突出一崖石色光潔長丈餘石上直書玉柱擎天榜

昔楊太守秘所題字高四尺許書法遒健類褚虞不  
知當年鑄工果何術為之不可謂之不好事也山足  
下臨無地二子謂不可久留迤邐而下手足俱疲時  
方初炎小慙濃陰輒有沙泉湧出掬而飲焉其味甘  
冽頓滌煩襟信步歸來傍午達寺僧方驚訝問訊  
以為余三人者不知其何所之也

重修文廟碑記

知府孔繼所

聖清乾隆癸卯季夏所奉檄守麗既至展拜文廟



見殿廡門墉新成堦欄及諸堊績若有待旋值秋丁  
堂上下釗牲侑舞燔瘞進及儀禮逮我曲十之二三  
視滇部各郡殆加勤焉夫麗特天域遐服成城設  
流距今纔五十九年耳詩書之澤爭知尊聖觀茲拓  
基巍閣背雪峯而面三台帶金沙而襟玉水淳岸秀  
靈蒸鬱迤衍類必有偉人輩出潤園橋而光多士然  
則判璧清宮以時修舉所闕顧不重歟攷志載郡故  
無廟實始吾宗滇儲興詢為麗別駕之年繼復恢宏  
於太守楊秘管學宣越十四年增其規制煥以祀  
樂則羅太守宏漳任大令錫紱倡之李學博朝綸郡  
人李孝廉廷俊成之一時官紳士庶勦事捐金趨義  
惟恐或後猗歟其風之仁也予小子所幸逢其適亦  
析俸惟百以助工之有待者是為記

新建培風寺碑記

知府吳大勳

古之治民者始之以衣食之謀繼之以庠序之教猶  
懼事為之迹未足以感民也又往以神道設教使  
民歡欣鼓舞於其間而不倦此治天下與治一偶無  
二道也余不佞以咕嗶儒生作宰江右移刺尋陽胥



以此意兢<sub>匕</sub>與士民相周浹蓋奉家君庭訓者實多  
癸巳恭膺簡命來守麗江麗固邊徼地也其小人  
貧苦而儉嗇衣食之謀未周也其君子奔陋而樸遯  
庠序之教未深也諸所率作而啟佑之者既已畧見  
之施為矣旋以公務防<sub>所</sub>未暇為麗人曲籌盡善之  
計家君在署時與學博楊君董君相過從二君皆有  
道士也相與軫念夫民隱而作興其士氣思所以導  
斯人於歡忻鼓舞之途者非假於神道以誘掖之不  
幾令自諉於力之無能與才之不逮也哉城內舊有

奎閣屋宇卑隘又建非其所既移葺而增新之又以  
郡之玉河水發源於象山之麓自西北繞城而東南  
奔注而下有以鎖之以蓄其氣於民用為宜且其方  
為巽<sub>匕</sub>為高有所高者以臨之以壯其勢於文治為  
宜商之士民僉曰可哉甲午秋度地量材構一閣中  
奉奎光閣三層高出城闔數尺傑然與城內相輝  
映閣之前為祠<sub>匕</sub>奉正乙元壇財帛之數為民  
司命祠前而閣後先養而後教也閣高而祠平高者  
取其層累而高平者取其財用均平也登樓遠眺雪



山高挿望之如玉屏焉祠之前為門廡東西為兩廂  
門之外為酬神之所周以繚垣施以丹雘屹然麗城  
一巨觀也於是士民之奔走拜禱於其下者咸油然  
以思肅然以敬曉然於生財之有道而奮然於功名  
之可以進取也且未春余奉調昭陽繼又因公入  
覲丁酉復來視篆故土重臨板輿再奉扶杖策竹而  
觀者若出望外焉既詣閣瞻眺見夫氣象崢嶸規模  
宏敞俯瞰城郭遠挹清流財用於是乎聚斯文於是  
乎興於以頌家君之麗為民計者深且遠又樂楊董

二君之相與有成也司其役者麗之人士暨諸商人  
其捐貲鳩工共襄善舉以期名利於無窮也良足嘉  
矣至於堦阼之間黜陟之事尚有未竟者余因而踵  
成之以阜民財以啟文明皆所以培風也曰是宜名  
培風為原其建造之意誌諸不朽以見一祠一閣未  
始非為治之一助云爾

重建喜祇園碑記

乾隆

失名

郡東北山之麓有園喜祇去城東可三百步許野  
綠長延空翠欲滴邇而僻喧而靜亦我麗勝區也其



與名山得傳也固宜然而不遭其人天下之奇石嘉  
水蕪沒於耳目所不及與所狎視者曷可勝道蘭亭  
而遭右軍峴山而遭叔子好古之士之所為歔歛景  
慕者也則茲土之傳厥有自矣在昔郡父母管公未  
亭政暇輒偕學博萬君游其地以抒清襟乃有二  
父老躡賢達之高蹤制奧草刻怒石建法輪觀音菴  
於中不閱月而工成創始也菴成之庚申年一四寶  
法王來自西土欣然於茲信宿喜祇園得名實始諸  
此識者以為奇緣云顧功以漸滿緣以時結不有繼

者何有創者於乾隆歲己亥衆誠踴躍升菴為堂至  
甲寅歲有尼僧初體者與衆合議欣然捐資百金莊  
嚴一釋迦大佛相棟隆位高壯我瞻仰其南岑樓面  
起雅與北稱西舊有廊仍之廊之左介為法門七外  
內喬木交蔭經冬常茂密東惟棘籬亦配如西式殿  
閣兩耳與東西廊若斷若連為禪僧息機所又於中  
央橫架一閣月榭風櫺如畫迴合護法七身金光灼  
蓋規模畧備矣登殿四顧亦整亦邃亦宏敞視向者  
開基不別一洞天耶吁臨絕巘攀窮崖鑿險探幽誇



神異以驚相告語境非不佳也而必於其所難到爭  
欲一覩以為快當前有境淺夫愚婦過而陋之亦烏  
知靈奇幽鬱之觀即在尋常蹊徑間也是固羣力一  
心之所結聚貽林麓以千百世美稱其可謂盛也夫  
而善信請歸其功於未亭公蓋言溯也又曰田資以  
永供香火希并注之以示來茲此其為慮致深遠也  
乃刻石而措諸壁後之君子庶以知其志之所存

德宗皇帝賜楊武愍公碑文

朕惟折衝禦侮臣子抒敵愾之忱取義成仁朝廷重  
卹之忠典爰頒紫綬式勒青珉爾前署雲南提督廣  
東陸路提督原任廣東高州鎮總兵二等男追贈太  
子少保楊玉科勇冠三湘威揚六詔早奮戎行之績  
克宣闡之猷建大纛於鐵柱城邊旌旗霜肅掃妖氣  
於金沙江上蠻瘴風清泊移節於嶺南益承恩於北  
闕重申錫命列爵洵膺一青蒙愆壯猷無忝屬邊疆  
之告警統勁旅以出關往助大師獨當勅敵臨陣而  
軍難山撼衝鋒而礮若雨飛方期勇率熊羆炎微懾  
么麼之氣何意毒遭蜂螞中營隕大將之星恩壯烈



之風英魂能殺賊悼堅貞之峻節義不顧身是真勤  
事之臣宜備飾終之禮雕筵賜奠慰靈爽於幽泉螭  
碣鐫芳表徽聲於來葉諡曰武愍壯厥生平於戲忠  
懷馬革令名昭竹帛之光寵青龍章貞石煥松阡之  
色豐碑永峙異命欽承

德宗皇帝初次祭楊武愍公文

朕惟疆場効命追思將帥之臣國典褒忠特備哀榮  
之禮聽鼓鼙而慘怛陳俎豆以獻歆爾前署雲南提  
督廣東陸路提督原任廣東高州鎮總兵二等男追

贈太子少保楊玉科勇著赴桓謀嫻韜略早拔奇於  
軍壘旋靖亂於岩疆震懾百蠻馳羽書而奏捷風行  
六詔建旄鉞以宣猷滇南久播威聲嶺表復資保障  
惟勛庸迭叙五等之爵洊膺雖例議偶千百戰之名  
無忝屬以越藩告警邊事孔殷命振旅以出關親援  
袍而敵愾勵同仇之氣誓必死之心捲旆前驅期掃  
烽烟於萬里奮身不顧遽罹鋒鏑於重圍憫壯志之  
未伸軫前勞而寵卹申易名之令典紀績旂常頒賜  
祭之隆儀增光泉壤於戲仁成致命捐軀遂馬革之



忠事定論功報享懷虎臣之烈爾靈不昧尚克歌承

德宗皇帝二次祭揚武愍公文

朕惟戎行致果英風永播於災陬國典褒忠秩祀特  
頒夫嘉荐惟成仁既昭大節斯食報宜舉明禋式是  
彝章陳茲芬苾爾前署雲南提督原任廣東高州鎮  
總兵二等男追贈太子少保楊玉科抒誠報國鼓勇  
成軍早奮迹於滇池久宣威於邊徼削平回逆屢書  
露布之勲練習戎韜遂總雲麾之寄膚功疊奏心簡  
攸隆建牙而專閫頻膺錫爵而崇階特晉屬南交之

告警入西粵而赴援冒矢石以前驅獨當勁敵誓烽  
烟之盡掃遠越重關陷陣方奮乎鷹揚捐軀忽傷乎  
馬革星沉大纛克勤王事於疆場風捲靈旗用妥忠  
魂於筵几絲綸錫命輦鼓興思於戲褒兩字而易名  
無慙武愍煥千秋而表節備極哀榮靈爽有知尚其  
歆格

德宗皇帝三次祭揚武愍公文

朕惟報國捐軀奮志則曾經百戰論功行賞推恩而  
更及九原惟殊勲克建於疆場斯曠典宜加乎泉壤



爾前署雲南提督廣東陸路提督原任廣東高州鎮  
總兵二等男追贈太子少保楊玉科才猷夙著智勇  
兼全略裕龍韜見丹忱之獨秉志成馬革悵碧血之  
橫飛丕孤忠時殷軫念茲以慈闈歸政典重酬庸因  
思專聞成勞恩隆錫奠奉絲綸而煥采將酒醴以旌  
忠於戲績著旂常足壯干城之氣思興鼙鼓難忘將  
帥之臣爾靈有知尚其來格

平彝碑記

覺羅琅玕

古有京觀所以示武功也嘉慶七年正月維西獠匪  
恒乍綑勾結滋事蔓延千有餘奉命督兵勦辦派撥  
將弁分路搜捕自七年二月至八年九月始將首逆  
恒乍綑及其家屬一并生擒分別凌遲斬首明正典  
刑而各路領兵文武於各路繫殺之外斬首獲首級  
並將著名賊目及助逆夥黨擒拿淨盡先後押解來  
營於處斬勦示衆者不下二千餘人蠢爾頑夷生當  
聖世胆敢於光天化之日下共作不靖其駢首擒誅  
固由自取而目覩累土枯骸心甚惻焉事竣命有司  
各就其地就其地掩埋之土塚巋然蓋以示戒非以



示武爰記其事於石使羣夷觸目而知警云

008  
214  
15  
1/15